

鄭

秘  
因  
著

一  
字

劍

還  
珠  
題



技擊長篇小說

一字劍

鄭證因著

元益書局印行

技擊  
長說

# 一字劍目次

第一章 深宵躡蹤揮劍再尋仇

第二章 慶壽筵開嬌花逢暴雨

第三章 玉帶橋畔雙龍困強徒

第四章 午夜燈昏誅仇揮慧劍

第五章 佛門普渡禪語解冤愆

技擊長  
篇小說

# 一字劍

鄭證因著

## 一 深宵躡蹤揮劍再尋仇

石金龍蓄志復仇，夜入秦府，不意再遇金沙手呂子彬，又受阻擋，正與師妹秦梅貞閒談，忽聞外面人聲喧嘩，秦梅貞出外查看回來，向石金龍告知，呂子彬有仇尋到，已經離此他往，今後一切的事，也可安心了，秦梅貞一連串的把話說完，石金龍暗中十分嘆息，這師妹真是一片痴情，他竟認定了我和金沙手呂子彬有什麼不解之仇，這也很好，此人若是真個能夠離開鳳陽府地面，也算爲自己去一勁敵，因爲自己實是就心着，個人來惹只要被金沙手呂子彬揭穿，復仇的事又成泡影，現在他已經離開這裏，看起來秦大彪大難臨頭，自己的事還有些希望，遂向秦梅貞道：他走了也很好，我和他雖然沒有什麼牽纏，只要師妹你能明白，他不是好人，倘若他在府上盡自留戀，與你父女身上十分不利。秦梅貞忽然湊到石金龍面前，却伸手扶住了石金龍的肩頭，說道：師兄，這一個人的行爲，得怎樣叫人相信，這是我幾天來不能決斷的事，師兄你要替我想想法子吧，不然我可要急死了。石金龍見他突如其來，並且這種舉動十分不當，自己和他雖有婚姻之談，但是決不是出於自己之口，爲的瓜李之嫌，更不應該，這樣遂把

兩手輕抬，慢慢的把秦梅貞的兩隻胳膊推開，却把面色沉着，很莊重的說道：「師妹，你請坐，我看你心神很亂，這不是什麼難解決的事情，師妹你還是坐下慢慢講，秦梅貞這時忽然似警覺了，石金龍不願意自己這種舉動，立刻面色通紅，倒退着往後走，一直的撞到椅子上，這才坐下去，可是低頭不語，眼看着他淚珠兒滴在他的手面上，石金龍說道：「師妹，一個人的行為要叫人相信，那是很容易，只有一個字就是「誠」，別的法子沒有，心長在臟腑裏，不能掏出來給人家看，是真作假，是紅是黑，藏在肚子裏，誰能辨別呢？所以只好從行為上看，只有這個「誠」字，就能分出真假黑白，師妹何必爲這點小事索攬心頭，不能自解，秦梅貞漸漸的把頭抬起來，眼中還含着眼淚，却微把頭搖了搖，向石金龍道：「師哥的話靠不住，這種事是虛無縹渺，沒有尺寸，沒有限度，這個人本是懷着一片誠意，一片血心，他對面的人，却認爲他心意不誠，含着虛偽欺詐，兩方面全沒法子拿出證據來，所以我認爲這件事很難定論，什麼人真能作到彼此知心，太不容易吧，石金龍道：「師妹你因爲什麼說起這種話來，難道認爲我這個師兄對你不是真心，沒有誠意麼？秦梅貞道：「這個話得由我說，我要師兄你答對我這個話，我自問一片血心，滿懷誠意，對於師兄你決沒有一毫虛偽的行爲，可是到現在依然是不肯信任，不肯把你心裏所藏的事，明白的告訴我，這叫我多麼痛心，我難道命運薄連一個知心的人也交不出來麼？石金龍道：「師妹你這可是多想，我對師妹你若沒有誠意，我已早早的離開鳳陽地面，只爲我有不得已的苦衷，實沒法子對你講，師妹，你多担待吧，石金龍說着話，可站了起來，更向秦梅貞道：「師妹夜已深了，我可該回去了，咱們過兩天再見吧，秦梅貞帶着怒意，站起恨聲說道：「我看師兄你心是鐵打的，你對於這個師妹，決沒

有憐憫之心，可憐我孤零零一個人，無倚無靠，我對你一片痴心，你始終對我沒有真心實意，好叫我灰心了，石金龍道：師妹你是多疑，我無論如何，也不致向師妹說的那樣，秦梅貞道：師兄今夜究竟是爲誰來的，你要把真實的意思告訴我，我已經對天明過誓，無論到了什麼地步，我決不負你，師兄你莫非與我父親有什麼仇怨麼，石金龍蹙然一驚，自己最怕他看出破綻，只搖搖頭道：沒有，秦梅貞道：不對，師兄你就是和我父親有仇，我也決不破壞你的事，我只求你不要叫我作了天地間的罪人，我就感恩不盡，師兄你今夜不爲他是爲誰來的，你不要相瞞了，若不是我暗中一再幫助你，只怕事情早已揭穿，不由得不表明來意，師兄你倒是和我父親有什麼仇，難道就不能解了麼？石金龍被他這麼逼迫着，自己就要爽性和他說明，就是他反臉成仇，自己也就認了命了，免得這麼牽纏，更增苦惱，可是剛要開口，就好像暗中有人告訴自己，無論如何，你說不得，自己咬了咬牙，毅然說道：師妹，你實在是疑心錯了，我若真和秦老伯有仇，我已經早早的登門找他，並且我也決不肯和師妹這麼來往，事情我是無法辯別，我跟這金沙手呂子彬，當初倒是有些牽纏的事，事隔多年，我們解決也好，不解決也好，沒有什麼了不起，師妹你不要再疑心了，天色不早，我也該回去了，秦梅貞十分頹喪的也不肯再說什麼，石金龍往外走，秦梅貞隨在身後，直到走下精舍的台階，石金龍回身攔阻道：師妹，夜深了，你快回去安歇，這已經很打攪你了，難道我還用你送麼？秦梅貞道：師兄，你只管走吧，我不是送你，我願意在花園子走一遭，因爲我有個習慣，半夜間只要醒了休想再睡，石金龍答了個「好」字，一直在花園子西牆，因爲是暗着進來的，不願意叫守園門的家人知道，順着精舍的牆角轉過來，穿着花園，繞過海棠樹下，秦梅

貞竟任性闌珊，慢吞吞隨在後，不言不語，石金龍也不肯緊走了，腳步也是很慢，兩人走在花園子內，一些聲息沒有，一直走到西牆下，秦梅貞依然是一句話沒有，石金龍回身說道：「師妹，我可告辭了，自己一矮身，就要往牆頭上縱，秦梅貞突然伸手把石金龍的左臂抓住，石金龍不知是什麼事，只好把勢子收住，剛要問師妹是爲什麼，可是秦梅貞已然輕輕的一轉身，騰身竄起，單臂跨牆頭，石金龍認爲是牆外有人，自己並未覺察，被師妹聽出來，可是秦梅貞身形在牆頭一穩，他並不赴牆外查看，却扭轉臉來，往南面看，石金龍見他這種動作十分小心，自己也不敢移動身軀，發話來問了，剎那間秦梅貞已經飄身而下，仍然落在石金龍的身旁，却嘆息一聲，石金龍低聲問：「師妹可是有什麼人來窺探麼？」秦梅貞帶着悲聲說道：「師兄，招呼了這句，用手向他心口上指了指，道：「此心只有天知，人是容易知道了，師兄你走吧，什麼事沒有，石金龍此時也好生難過，秦梅貞對自己是一片痴情，自己何嘗不瞭解，但是到了現在這種地步，叫自己怎能再接受他這份痴心熱戀，自己也不是爲秦梅貞打算，蒙蔽他一時，因爲這種事，早早對他說出，自己並不是怕他父女合到一處，對付自己，多一個敵人，多一分力量，只爲十分認識這個師妹，是純潔的心，真誠的愛，對自己決定了寄託終身，我把這種事早告訴他一時，叫他早受一時痛苦，於心何忍，到事情發作無可如何，自己仇報的了，報不了，是死是活，也就顧不得許多了，石金龍對秦梅貞是決無惡念，此時看到他這種情形，也爲之慘然，一橫心低聲：「秦梅貞道：「師妹，不止於我知道你的心，我的心你早晚也會知道，我們算是前生造下的孽緣，我對於良心上到死交代的下去，師妹咱們明天見吧，石金龍是毫無留戀，騰身而起，竄上牆頭，秦梅貞木立在牆下，仰着頭看着石金龍

的後影，就在這一剎那間，聽得牆上偏北邊似乎有人帶着憐憫的口吻，說了「可憐」二字，這一來石金龍和秦梅貞一個牆上，一個牆下，全聽得清清楚楚，石金龍不敢發聲喝問，却一縱身，仍然往牆邊靠北邊牆根下撲過來，可是秦梅貞已經嚇得倒退到了海棠樹下，石金龍撲過來仔細查看這一帶，沒有一些異狀，廢然而返，到了秦梅貞近前，低聲說道：「師妹，你聽見麼，好像暗中有人嘆息，我們附近又沒有隱蔽形藏的地方，這不是怪麼？」秦梅貞道：「我也聽的清清楚楚，這真是奇怪事，石金龍道：「任憑他怎樣，好在我們問心無愧，我走了，石金龍騰身而起，翻出牆頭，走出數丈來，回頭望了望，只見秦梅貞也翻上牆頭，將身向這邊望着，石金龍不敢再耽擱，向這邊揚了揚手，自己往下一下腰，施展夜行術的功夫，直奔玉帶橋，返回青林觀，這次復仇未成，那秦梅貞一番話說得自己真有些無地自容，只是個人懷着父母之仇，不能稍有猶豫，誓必報復，更因為有師妹秦梅貞這番牽纏，更不能延緩下去，要立時下手，倘若猶豫不決，自己要落個爲兒女私情所變，頓變初衷，在師門中，非要遭到嚴厲的譴責不可了，所以在萬分痛心之下，也只有不顧一切的卽早下手了，石金龍對於復仇的事這麼波折頻生，可是秦梅貞近兩日來，更是愁腸百轉，對於石金龍的事究竟還在撲朔迷離中，在石金龍的行動上固然是已起疑心，只是石金龍是否對於自己家中有不利的舉動尚不敢斷定，所以自己越發的不能安心了，從幼小時慈母死去，父親撫養自己成人，十年前父親雖也納過姬妾，所好者的還沒有給自己娶了繼母，父親對自己雖不甚關心，因爲沒有兄弟姊妹，僅有這麼個女兒，待遇自己倒還不差，現在年歲大了，已經明白了一切世事，風聞得父親少年間也是一個闖江湖的人，可是對於他的本身事從來諱莫如深，任憑怎樣設法探問，始終不



肯把他老人家四十歲以前的事對自己詳細說過，這種情形分明他當年定有不可告人的事了，一個作女兒的那好過分追問，如今幸喜自己學得一身本領，更能拜在一鹿庵主的門下，他是武林中名門名派，父親當初出身雖然不好，可是從自己懂事以後倒沒有看到他作什麼不相當的事，倒還於心稍安，巧遇石金龍從師門中較起淵厚，個人十分慶幸，一個孤零無倚的人，能得着這麼個忠誠少年，不止可以互相砥礪功夫，就是將來的事，個人終身有託，可是事情由不得自己想，這些日來，自己家中的事看到眼中盡是逆心的事，那金沙手呂子彬跟父親是生死之交，不過前些年並不什麼來往，三兩年不準來一次，居上三兩天就走了，自己又不知道他出身來歷，因為父親的朋友，自己終是一個女孩子，不能過問，可是這些日來，那呂子彬來到這裏，住下就是多日不走，並且還勾引得一般行蹤詭密的江湖道在宅盤距，這種事最叫自己寒心，父親雖然涉讀過多少書，是一個武夫，可是也帶過兵作過官，如今退引家中，尙堪溫飽，這種身份來歷不明的人，爲什麼和他們來往，想見父親和他們必有牽纏，尤其是石金龍漸漸的露出在鳳陽地面實有圖謀，兩次三番宅中所居的人暗地偵查，自己只好裝作不知不覺，可是近數日來，事情越發變化得令人担心了，自己明明看到你對於父親面前貌合神離，他定是對於這宅中的人有什麼牽纏，任憑自己怎樣設法探問，他是守口如瓶，決不吐露一字，在前幾天和父親相會時，那種舉動上雖然是練武的所常有，可是他若是真個的把父親看成了未來的親屬，他決不應那樣動手，這種情形分明是懷着一種什麼心意，可是這些日來，暗含着設法向父親面前探問，他老人家也是一得乾乾淨淨，認爲自己多年來對於江湖道中無恩無怨，這種事叫自己真難辦了。以今夜的事情看來，石金龍分明是到宅中有所圖謀，幸

而我發覺尙早，暗地跟蹤看他，對於呂子彬似乎有着仇視之意，這還略的叫自己放心，個人也不願意像呂子彬這種常和父親一處盤桓。聚，夜間若不是個人暗中相助，石金龍非被呂子彬搜尋着不可，倘若他們露出本來面目動起手來，事情揭穿，自己怎能再和他來往？怕父親還是幫助着老友對付他自己一個閨門少女，就因為他是一個名師之徒，瀟湘劍客和少林僧全跟自己師父一塵菴主是道義之交，所以自己甘心結識他，並不是自卑自賤，只爲父親所交往的人，個人全看不入眼，將來終身的事，若任憑父親好歹的作主，豈不要斷送了個人一生，所以不避閑言，一心和石金龍結爲伴侶，自己打算將來這件事求師父作主，可是出乎意外的，父親發現了自己和石金龍來往，他不但怪罪，反倒來給成全，這就叫自己最感激父親的，不過方才和石金龍分手的情形，又叫自己有些心灰意冷，看他那情形上也是十分失意，難道他還有圖謀，不是單獨對呂子彬有什麼牽纏麼？自己想到這件事，真是不寒而慄，個人雖則不是什麼達官貴人的小姐，可是自從拜在一塵菴主門下，得到了師父的誨，個人因爲自幼習武，行動上雖有放肆處，但是知道守身如玉，對於和石金龍來往，早下了決心，任憑遇到什麼艱難阻礙，也要叫他遂了自己的心願，所以坦然的和師兄一處盤桓，倘若真個師兄和父親有甚麼深仇大怨，那可毀了我秦梅貞。自己只有默禱着神佛保佑，不要有那種可怕的事，所以秦梅貞在石金龍走後，他反倒起坐不安，直到天亮後，丫環小蘭起來收拾屋子，秦梅貞只是在屋中來回的走着，不能決斷眼前的事，想到了可疑的情形，任憑向他們怎樣追問，一些口風得不到，秦梅貞心煩意亂，好歹的梳洗過，覺得在屋中實在呆不下去了，遂到馬棚中把牲口牽出來，個人打算到郊外轉一遭，散散胸中的鬱悶，更知道石金龍也是一夜

末眠，自己也不願去找他，出了園門，這時太陽才湧起，所住的地方接近郊外，這清晨野地裏上一股子清新之氣，不禁精神爲之一振，上了牲口，一抖韁繩，過了玉帶橋，到了十字路口，折轉往前直奔山邊，這時山地裏農天也就是才出來操作，這匹牲口直到了山下，找了一片小樹林子，把韁繩拴在樹股，順着山坡往上而走，自己雖則出來是想散心中的鬱悶，但是心中的事時時縈繞着，不能釋懷，不知不覺的想從中來，腳底下信步走來，連着上了三次盤旋絡道已到了山的最高處，站在一座山峯前，回頭向下面看去，田園村莊河流全在眼底，隱隱的更看到城鎮，那一帶如同一片煙霧籠罩着，站在上面被曉風吹着十分爽快，可是看到了山下一切景物，不由的往自己所住的那一帶望去，隱約的尚可辨出自己家宅和花園子的所在，更看到青林觀那一帶又把心頭懷疑不決的事勾起，默默出神之間，忽然肩頭被人拍了一下，吓得秦梅貞一驚，口中問着：誰？猛轉身秦梅貞不覺失聲招呼道：原來是師父，你老人家怎會也到了這裏！說着話，忙給師父行禮，這位一塵菴主伸手把秦梅貞拉起來，向秦梅貞臉上看了看，一塵菴主竟把頭搖了搖，向秦梅貞道：你怎麼容顏反倒有些削瘦，像你得先人的餘蔭，豐衣足食，有什麼不趁心事，可是身上有什麼病，痛麼？秦梅貞行過禮，站了起來，忙答道：師，我沒有什麼不如意事，並且身體也康健如昔，我自己不覺得我竟自削瘦了。一塵菴主却用手中的拂塵把山峯下兩塊巨石上揮了揮，向秦梅貞道：梅貞你也坐下，師徒隔別轉眼間已經七八年了，你近來功夫怎麼？不可荒疎了麼？秦梅貞道：弟子蒙師父辛勤教誨，傳授武功劍術，那敢辜負師父的一番苦心，弟子沒有一天敢把功夫放下，自己也覺得比較從前進步了，一塵菴主點了點頭道：很好！我盼你這樣天賦的聰明，體格也不要不小心的把他踢踏了，我們師徒想不到會在這裏相見。

我路經此處，更因爲事情太忙，連半日也不敢耽擱，所以決不想去看望你，那知道一飲一啄，莫非前定，我不想見你，反倒見着了你，這不是佛家所說的緣法麼？秦梅貞道：師父！怎麼既到了鳳陽地面，還不肯到弟子家中去，那太叫弟子難過了，弟子無時不在想念師父，這還是很近的打算，弟子已經預備到衡山投奔師父，常待奉師父身旁，師父這次好容易來了，還求師父稍延一日，我稟明了父親，情願意跟師父一塊走，倘蒙師父慈悲，能夠教我作佛門弟子，我情願皈依三寶，跟隨師父苦度清修，只不知我有沒有那種福份，師父肯不肯慈悲弟子？一庵菴主聽到秦梅貞這個話，兩眼却住視着秦梅貞的臉上，半響無言，沉了一刻，向秦梅貞一點手，叫他來到自己面前，一庵庵主把秦梅貞的手拉住，正色說道：梅貞，你這種心念從何想起，我不是對你說過麼？你不是我佛門中人，我焉能把收入玉清庵中，你將來有你的去處，怎麼師父的話視同兒戲？你竟會忘了，你有什麼爲難的事？想要出家。秦梅貞這時兩眼含淚，向一庵庵主道：師父不要疑心，弟子並沒有什麼失意的事，不過覺得前生孽重，只想入佛門懺悔清修苦度，有什麼不可，師父是寄身佛門，最大的心願不是濟苦救人麼？弟子也是苦海中人，願師父發大慈悲，把弟子救出苦海吧！一庵庵主咳了一聲道：梅貞你不要這麼胡鬧，你有什麼事只管對師父講，只要師父力所能爲，願意爲你解脫苦惱，秦梅貞帶着遲延的神色向一庵庵主道：師父若問弟子有什麼疑的事，我自己也講不出，只覺得前路茫茫，形同一片苦海，自己找不到那是我的樂園，那是我的乾淨土，所以必需有師父這樣有大修爲，具大智慧的人來指示迷途，領我走向光明之義，那就是弟子無上心願。一庵庵主注視着秦梅貞已經把全神集中在他身上，聽到他這個話，沉吟了一剎那說道：梅貞，你

是我玉清庵最後的弟子，也是我一生得意的門徒，我收錄你也完全爲了你本身骨格聰明，心術品性無一不佳，所以我明是弄着有不合宜的地方，我也只好牽就，我很願意你能夠捨身佛門皈依三寶，在我玉清庵能夠繼承衣鉢，昌大門戶，不過你俗緣未淨，你決不是我沙門中人，所以我不敢作那樣妄想，你雖是俗家弟子，我對於你關心之切，決不減於我身邊的幾個徒弟，我想你一定也瞭解師父對你的情形，你現在徬徨歧路，忐忑不安之情，已現於眉宇，這不是我有什麼超然的智慧，未卜先知之能，因爲你神色上已顯然的帶出來，這也正是你一生禍福的關頭，你應該慎重爲是，你不要這麼含糊的問我，你要把你眼前的遭遇對我細說一番，我要盡我這點智慧來指示你一切，你要知道，師徒之情至重，天賦你資格聰明，貧師又費了許多年心血，把你已經看作玉清庵的傳人，你要坦白的講，這一來倒把秦梅貞給問住了，他自己切身的遭遇實無法對師父一一說明，因爲父親當年也是江湖道中人，曾結過什麼仇家，現在有人想來暗算他，自己身爲親生女兒，任憑父親有何危難，全應該以身當之，可是這對頭人到如今來歷不明，究竟是否就是石金龍飾兄，雖是自己看出八九分，但是在師父面前怎好妄自出口，所以一塵菴主正色說道：梅貞，你是個聰明的孩子，怎的也這麼糊塗起來，你究竟有什麼不可解的事，你不對我說明，我有能解救你，秦梅貞眼望着師父，含着淚說道：師父，少林派有一位師父法號靜虛，這位老師父是一位俠僧，也和師父一樣行道江湖，積修善功，爲佛門中極有修爲的和尚，師父可認得這位老師父麼？一塵菴主點點頭道：我認得他，我們同屬佛門弟子，更走的是一條路，全是在佛祖前立下誓心，作些濟困扶危誅奸除惡的事，難道你見過他麼？秦梅貞道：弟子並沒會過，還有一位俠義道中人，此人名叫瀟湘劍

客公孫毅，以一字慧劍成名，殺賊官詠惡霸，剪惡安良，大江南北無不聞名，師父也認得他麼？一塵菴主點點頭道：爲師倒也會過他，這全是俠義道中有數的人物，你忽然提起他們來定有原由，不必吞吞吐吐，實對我講來。秦梅貞道：弟子實沒見過這兩位老師傅，這兩位老師門下有一個得意弟子，姓石名金龍，此人曾受這二位老師傅的真傳，武功劍術全得上乘的心法，弟子在這鳳陽地面遇到此人，因爲他敘述起，師門中頗有淵源，我想師父或認識他。一塵菴主從鼻孔中哼了一聲道：爲師或許見過他，不過年代好久，一塵菴主又沉吟思索了一下，向秦梅貞道：我想起了，大約在七八年前我在沙金崗金佛寺會過此子，倒是一個很好的少年，他也來到鳳陽地面，你曾過他了麼？秦梅貞毫不隱瞞把石金龍遇合的情形說與了一塵菴主，一塵菴主聽到秦梅貞詳述與石金龍遇合經過之後，頗爲動容，向秦梅貞說道：我雖對於這石金龍只不過一面之緣，可是我深信他兩位恩師全是我俠義門中錚錚有聲的人物，少林十戒凡是武林中人，全知道他那門規的可畏，瀟湘劍客公孫毅雖則是一位走江湖的俠義道，但是他持躬嚴謹，行爲方正，他曾得異人傳授，一身所學，全是武林中上乘功夫，尤其是他那一字慧劍爲武林中近百年來獨創一派的劍術，他尤其不輕收弟子，這石金龍能夠列入他牆，我們也就可知此子的聰明智慧心術品行如何了。你能和他常常的研究武學，這於你是最有益的，雖則是少年男女應存瓜李之嫌，但是得分和什麼人來往，這石金龍能得這兩派老師父的賞識，將來在武林中定能放一異彩，你能夠接近了這麼一個志同道合的師兄怎麼竟這麼鬱鬱不樂起來，除非是你自墮障礙，何致於以倒徬徨歧路呢！師徒如父子，我知道你慈親早已去世，有什麼不可解的事，從實講來，我已經答應了你，有能爲你盡力之處，我必要盡

方週全你，你還有什麼不好出口的，秦梅貞忙答道：弟子自與他遇合之後，弟子自身既感到孤零無倚，更憐念這位石師兄天涯落魄，有一身武功劉術，決不肯稍背門規，清貧刻苦決不稍變他那種抱負，所以弟子對於他格外重視起來，數月往還，情同姊妹，不知怎的竟發覺他對於家父有不利的情形，弟子多方偵查，難道真緣，倘若真個是對於我家父懷仇復報而來，那真叫我秦梅貞死不得其所了。師父，叫我遇到這種情形實覺無力應付，求師父指示我應該怎樣的對眼前局面處下去？這是我目前最難心的事了。一塵菴主微嘆一聲道：這種情形爲師的也不好妄下斷言，江湖上恩怨仇殺四個字，是到處不能避免，你應該先從你父親檢點一下，這種事是造因結果，極淺顯的事，他果然當年樹下深仇大怨，如今找到頭上來，那正是他的結果，可是這石金龍若果然是你父親的仇家，他不應該對你這出淤泥而不染的青蓮作欺騙之舉，現在你叫爲師的替你作主張，恐怕我也沒有這個力量，只問你自身要不被孽緣纏鎖，那還易於擺脫，倘若你腳根不穩，自陷泥途，他人也無法替你振拔，你只要自己檢點一下，對這石金龍的行爲上細心體查一下，這件事果如你所言，真是一件痛心事，俗語道得好，冤怨相報，幾時方休？我佛門中以涉冤釋怨爲上，所以佛家最重的懺悔，你本身這種遭遇，真要是如你所說的全成了事實，那真是你一身孽債，你要十分慎重你的行爲，這種事如到你身上，也正是判斷你一生命運之時，我玉清菴收錄門徒，選擇上十分嚴苛，你能入我門牆，是你自身之幸，也是我玉清菴之幸，要知道你求師不易，我們得徒弟亦難，我把你一身教成，豈忍你一朝毀滅，你只要好好的應付眼前，以你自身力量來化解這種冤孽，力所不及，或者到時候也有替你解脫這場危厄的人，這只看你福命如何了。秦梅貞聽師父這麼答對自己

，分明的也認定了石金龍是有所圖謀而來。這一來自己越發不能釋懷了，師父話詞中雖則帶上了重要關頭或許能解救一下，可是決不富面允許答應伸手管這件事，遂向師父說道：師父，若是憐念弟子遭遇的可憐，師父何妨到弟子家中小住，這石師兄很容易就可以見到，師父和他有一面之緣，正可以從旁偵問他，來到鳳陽地面，竟是有什麼圖謀，若真個爲家父而來，師父發大慈悲爲他們解冤釋怨，豈不是一份大功德？一塵菴主微搖搖頭道：梅貞，你要知道這種冤仇深結，有時候隔世難忘，若是一言半語就能解脫，世界上一切事歸於清靜，紅塵中再沒有是非擾攘，倘若我此去富面揭穿，真能夠接受了貧僧的善意，那倒是難得的幸會，倘若不能夠就從我這局外人的勸解，反倒要激成了他立刻下手圖謀，那不是反由爲師的身上這成罪孽麼？我爲你既有師徒之情，我不忍袖手旁觀，你要沉心靜氣，自己也要細細想一下，佛門中是講慈悲，講忤逆，推己及人，反覆想一下，那麼對付眼前的事，再付諸命運也就沒有遺憾了。秦梅貞含着淚站起道：師父，弟子蒙師父七八年的教誨，傳授武功之外，更也常常的給弟子講此忠孝仁愛，弟子只一本著作女兒的道理應付眼前這步災難，落個骨化形消那也只好自認是前生孽債了。一塵菴主也站起來，手拍着秦梅貞的肩頭說道：你只記着能本着一個恕字去作，無往不宜，我別的話也不好講了，你的事盡人力聽天命，有時爲師的力量無法保全，那也就無可如何了。秦梅貞又再三的請一塵菴主到園中小住，一塵菴只是推脫尙有約會不能在此久留，大約師徒再見面之期不遠，相見不難，又何必此時這麼留戀，揮着手叫秦梅貞趕緊下山，秦梅貞戀戀不捨的走下山坡，走到了田邊上回頭向山上望了望，一塵菴主尙在山頂上向下看着，手拿一支拂塵不住的向自己揮動，秦梅貞更向師父一拜，這才轉



身走向歸途、懶洋洋回轉家中，自己對於師父所說的話真個的反覆思索起來，自己想到將來萬一真有那悲慘的結果，那可真叫人痛心死了，自己一片癡心，只希望着石金龍不是自己秦家的對頭人，按下他這裏不提，且說石金龍這兩日來，也是心情煩亂，寢食不安，對於復仇的事，臨到自己頭上竟自發生這麼大的阻礙，這一日間並沒有離開青林觀，個人對於眼前的情形，也有些不能解決了，細想昨夜經的情形，似乎師妹秦梅貞已然覺查到我對他家有不利的情形，這是自己最知心的事，所怕的就是他個人這種情義牽縛，在心頭清靜的時候，想起來也覺十分悚懼，這情義二字，能夠毀滅到一生，自己懷着堅忍不拔之志，爲父母報仇，就應該不問自己能否對付那秦大彪，應該和當年在金佛寺情形一樣，憑自己一股子勇氣，勇往直前的去作方對，如今竟自爲了這個師妹，有許多不敢放手的地方，個人不是人了，什麼是？石金龍越加悔恨，個人不能爲了私情就誤了復仇大事，心意已決，無論如何在今夜晚間要再入秦宅找那秦大彪和他以死命相拚，就是今夜毀在他手內，也就怨命了，石金龍這一天的工夫，只在這書房中轉來轉去，直到了夕陽落山，只覺得頭目暈眩，十分難過，石金龍生怕夜間動手時，要這樣那準得送命在秦大彪之手不可了，趕緊走出書房，信步來到觀門口，站在這裏，爲是稍微的舒散舒心情，回頭進此飲食，夜間也好去動手，青林觀前也是一個極清靜的地方，這時太陽已經快沉下去，雲霧滿天，那烏鴉一羣羣的掠空而過。飛向林間，觀前一條小道上，只有兩三個農人，也在荷鋤歸去，傍晚時陣陣的風吹過來，覺得心頭清朗了許多，石金龍站了一會，太陽已經沉下去，望到田野間暮靄蒼茫煙靄合，自己才待轉身回轉觀內，忽然見那小道上有一個老尼，斜穿着田地的角上走過去，石金龍心中一動，看着

他顯是那佛寺所見的一庵菴主，不過這時天色也漸漸暗下，望不十分真切，自己已到了生死關頭，不願意再多招攪閑事，也就沒開口招呼，遂回轉觀中，在晚徹之後，個人打點好了一切，等到起更之後，還不到二更天，立刻起身，要趕奔玉帶橋秦宅，爲得早去一刻，查看好動手之地，離開青林觀之後，剛轉過奔玉帶橋的這條路，雖則知道這一帶十分寂靜，但是得預防着秦宅是有江湖人常來往的，自己也得形跡嚴密着，順着樹陰下往前走來，離着玉帶橋還有半箭多地遠，突然間所經過的一顆大樹樹頂上噠噠一聲響，一枝極大的樹叉子折了下來，石龍不是退的緊，幾乎打在身上，宿鳥驚飛，落葉滿地，石龍也十分驚異，仔細查看時，任什麼沒有，可是這樹叉子足有碗口粗，無故的怎會折斷，這真是怪事，不由的想到自己此去秦宅真有些不利麼？但是又想到個人復仇的事，一無反顧，只有放手去作，遂仍然往前走來，走出五六丈遠，照樣的又是一聲響，又折下一段樹叉下來，這次石龍可實在有些驚心，却步遲疑不發，自己暗叫自己：「石金龍！難道你今夜真個的就要送命在秦大彪之手了麼？真若是這樣，可見天道不公，神鬼無靈，我爹爹屈死在秦大彪之手，是千真萬確，我母親雖則不是秦大彪親手殺害，何嘗不是因爲他才逼得窮愁而終，父母之仇不共戴天，我石金龍報仇雪恨，竟自叫我難償此願，到了我下手之時，竟自給了我這警兆，分明是不叫我再前進，我難道真個就這麼放手了麼？真個若有鬼神的話，我石金龍情願意也死在秦大彪手內，我的陰魂不散，我也可以到陰曹地府去告他陽世間傷天害理，陰曹地府不會再叫他逞凶作惡了。」石金龍一蹶腳，憤然往前走。才到了玉帶橋邊，道旁的樹叉折斷下一段巨枝來，三次示警，石金龍心如鑽石，毫不爲他所動，自己此時是視死如歸，任什麼不再怕了。

，昂然走上玉帶橋，可是在橋那邊迎面走過一人來，也是從樹蔭下閃出來，趕到一現身，石金龍不由驚畢倒退了一步，目光下分明看出來的正是衡山玉清菴一塵菴主，石金龍已經和這位俠尼了正對面，再不能不打招呼了，忙向下緊行了兩步，招呼道：菴主一向可好，後學弟子石金龍給菴主行禮了，這位一塵菴主帶着驚異的口吻「哦」了一聲道：施主何人？怎麼認識貧僧？石金龍心想這位俠尼倒是有了一歲，他竟自把自己忘了，行過禮之後，忙答道：菴主忘記在金佛寺靜虛老方丈那裏會見過弟子麼？一塵菴主這才含笑說道：不錯，我真個把這幾年的事就忘了，你就是靜虛方丈最後收的徒弟石金龍麼？數年不見，你竟長到這樣了，光陰似箭，莫怪貧僧越發老得厲害了，令師現在那裏？賢契來到這鳳陽地面，有什麼圖謀？石金龍忙答道，弟子在靜虛老方丈身旁學藝六年，他老人家回轉少林寺完成心願，弟子奉老方丈之命，轉投到瀟湘劍客門下，學劍數年，毫無成就，不過奔走江湖間，作師門所願作的事而已，來鳳陽地面不過是小住一時，並沒有什麼圖謀，菴主這定從那裏來？一塵菴主道：佛門弟子是不答謊語的，我是從秦府上來的，你知道我和秦家頗有淵源，來到鳳陽地面有這麼個好徒弟，出家人也是一樣的願意多得多些佈施。秦宅倒是一個大善士呢！石金龍道：菴主是得道高僧，多結善緣，也是爲佛門中多結善果，可是這秦府上的大善士究竟是那一位？他叫什麼名字？菴主可能告訴弟子麼？一塵菴主微微含笑說道：這有什麼不可告訴你，這位大善士名叫秦大彪，他早年也曾在江湖道上闖蕩了多年，後來回心向善，不在江湖道上廝混了，佛門中最重的是這種人，屠刀放下，立地成佛，他能夠痛悔已往之非，豈不是善人麼？石金龍道：菴主說的不差，這真是大善士，可見佛門廣大，一個人作惡一生，到老來年還

力衰，再想逞凶作惡，力有未逮，到那時洗手不乾，奉經念佛，佛門中是慈悲爲本，善念爲門，可以想過一生所作的罪孽，這樣看起來，這佛門中倒是江湖上逞凶作惡的人消災免罪不二法門，弟子實在是萬分欽敬，菴主常常的和這位大善士來往，廟中也可以多得些香火，一舉兩得，真是好事，一塵菴主冷笑一聲道：賢契聽你話中之意，難道以爲貧僧所說的不對麼？石金龍忙答道：弟子不敢那麼大胆，弟子也曾受靜虛老方丈，教誨多年，他也是佛門弟子，弟子那敢輕視佛門中人，不過弟子愚昧無知，不明佛家高禪理，所以出言有不當之處，菴主看在家師的面面上，多慈悲爲是，一塵菴主道：賢契，我是一個出家修行人，和俗人是一樣，三句話不離本行，終日裏參禪拜佛，一開口免不掉就說些佛門中的言語，賢契你不要認爲一個人作惡一生，到頭來只要念幾句經，拜幾次佛，就可以把他的罪孽完全消滅，要那樣一來，就沒有天堂地獄之分了，這種回心向善，只在一個心字，不是在形勢上裝模作樣，心存惡念，口發善言，就能免災去禍的，酒肉穿腸過，佛在心上，靈山萬里，弱水三千，常人那得飛渡，可是佛在心頭，真誠一念，強似西天拜佛，只問他心誠不誠，意念真不真，秦大彪過去在江湖上難免造些殺孽，他已然拋棄江湖事，不再去幹，這只是不再多積罪孽，他能夠痛悔前非，才能消災免禍，貧僧因爲和秦梅貞一段師徒之緣，就難免要渡脫他這生身之父，只是他已往的罪孽過深，那容易消滅淨盡，貧僧叫他多作些善事，也不過是抽減去幾分罪孽，此人恐怕眼前就有一步大難，未必能闖的過去，這也正可以看出他自身未能革面洗心，終歸是難逃天道的懲罰，賢契你前程遠大，不要把方才所說的那番笑話當作真有那種理，那就誤了你一生，豈不是貧僧的罪孽，賢契，你還是要看在貧僧與靜虛大師，全是方外道義

之友，你師門中的一點淵源，豈能對你這個作晚輩弟子漠不關心，我願意你多種善因，廣結善果，得放手且放手，能容八處且容人，盡自己所有之力，爲蒼生造福，那也是你自身種下一片福田，能結善果的還是你個人，這又何樂不爲呢！伸手縮手，同時一舉手之間，伸手是禍，縮手是福，禍福無門，爲人自招，賢契你想還是伸手好，縮手好？石金龍道：「菴主你這種法語箴言，是當頭棒喝，足可叫癡迷人猛醒。無論何人也是願意求福避禍，弟子那會不願意縮手，還會願意伸手麼？」一塵菴主道：「很好，賢契你既明白這種道理，是最好沒有了，你自身的事，要時時本著這種心念，自能消除一切魔障，叫你步步走向康莊大道，將來自能飛黃騰達，世間最容易牽纏的就是恩仇二字，報不盡的恩，結不盡的仇，你能夠發一點慈悲之心，及仁德之念，把那宿世的冤愆，全可以消滅的乾乾淨淨，你能夠處處裏抱着解怨釋冤之心，是我佛門中上乘的功夫，連貧僧全要敬服你了。石金龍聽一塵菴主說到這，遂既然嘆息道：「菴主一番教訓，全是爲弟子作人的打算，只是一個人最重的莫過父母恩，因爲養育之恩是報不盡的，可是父母之仇，不共戴天，這是千古不磨的定理，弟子總能夠懷着仁慈之念，惻隱之心，可是也不會加到我不共戴天仇人的身上，弟子不敢在菴主面前打狂言，弟子一身就有這種冤孽牽纏的事，我不把他作個了斷，弟子不能作人了，所以弟子也有心願，只要把我這件仇深似海的事了結之後，弟子也情願身入佛門，削髮爲僧，來懺悔一身的罪孽，弟子也知道造殺業就是種惡因，但是命運使然，叫我遇上這種悲慘的事，我實沒有那麼大智慧能夠解脫一切，這是我前生冤孽，今世才得這種結果，菴主：弟子這種愚昧無知的人，只認定了除去這麼去作，別無他法。一塵菴主道：「佛家也是最重的孝義，仁慈，你這種心念完全出

於一個孝字，那能夠說你不對呢！不過你要知道冤怨相報，有時候經過數世不能完，我佛認爲是人世間大苦惱，所以佛祖慈悲渡世，首重解冤釋怨，你又何妨稍退一步，一樣的也能夠求得良心上安慰，不一定要非要落個滿手血腥，只圖快一己的冤仇，眼前却臨到妻離子散，父死子亡之慘，何必非這麼作去不可，你是想爲生身父母復仇，他人也有子有女，何嘗不想爲他生身父母復仇，你想這樣循環復起來，就沒有了結之時了，賢契，我勸你還是得放手時且放手，能饒人時且饒人，不必那麼固執已見，稍勸憫隱之心，人天皆大歡喜，信否由你，不要誤認貧僧爲他人來作說客呢。石金龍忙說道：菴主，這種事弟子實不敢妄在菴主面前應允，能夠這麼解脫開，雖則說佛家以慈善爲本，善念爲門，但是佛家何嘗沒有伏魔大牢，蕩盡羣魔，有恩仇，還有善惡，有造因，才有結果，人殺我是基於什麼心念？我殺人是基於什麼心念？佛祖有靈，當能調查隱衷，事情就不能一概而論了，菴主你想是不是？一塵菴主微搖了搖頭道：貧僧也不願意多言，只盼你能夠深深把貧僧的話體會一番，也不枉我們相見一場了！這位一塵菴主更不再說別的，告辭而去，石金龍雖則被一塵菴主這麼苦口婆心相勸，但是心如鐵石，那肯動搖，自己更認定是一塵菴主所說的冤怨相報，不了不休，但是自己把秦大彪殺了之後，自己是閉心無愧，認爲他死有餘辜，倘若他後人要爲他報仇雪恨時，那也只好由他去報，只問自己所爲，是否合天理近人情而已，石金龍被一塵菴主這番話，說過之後，自己心念決不稍動，依然是趕奔秦大彪家中復仇，來到他宅中時，因爲路上耽擱已經是三更過後，黑沉沉一片大宅院中，燈火毫無，好在路徑熟，秦大彪的住處又是自己深知，決不用費什麼手脚，石金龍是不想明和他動手，要暗算他，暗地裏到了下手機會，把他刺死，可

是打算得雖好，事情真想那麼去作，決沒有那麼容易的事，一連兩次貼近了內宅的上房，打算把窗戶掀起，從窗口翻進去，不把秦大彪驚醒，趁着他沉睡中，一劍結果他的性命，可是才把那窗口弄開，身形還沒翻到屋內，突覺得腦後一陣風聲，一低頭，一塊灰片險些打在自己頭上，雖沒打中自己，可是這灰片竟撞在窗戶上，「叭」的一響，裏面的秦大彪竟被驚醒了，提着兵刃往外闖，石金龍決不是怕死貪生，不敢和他動手，只爲父母含冤沒日，個人忍痛這些年，若不能親手殺戮，反毀在他手中，九泉下也無面目去見被害的爹娘，所以趕緊躲避開，這一耽擱，直耗到五更左右，再想動手時秦大彪竟不肯睡了，天色已經快亮，自己再停留下去，秦宅的家人全認識自己，倘若被他們發覺，鳳陽地面一刻也不能停留下去，在憤恨中，仍然回轉青林觀，石金龍在這種情況下，決不灰心，自己已經抱定了視死如歸，百折不回的心，遂在第二日晚間，仍然趕奔秦宅，隱身在屋面上，靜待機會，今夜却恰恰秦大彪這裏有一個遠道的朋友，前來直和他談到深夜，這個朋友才走，石金龍好容易等到秦大彪睡下之後，這次竟被石金龍悄悄的地進屋中，潛身在格扇的後面，想到今夜是可以夙願得償，大仇得報了，那知就好像鬼使神差，才住裏一走，院中騰騰的一陣腳步響，秦大彪一個親信家人趕了來，到門口大聲的招呼道：大人有什麼要緊事，請大人吩咐，我們沒敢睡下。秦大彪本是已經睡着了，被這家人喚醒，秦大彪帶怒的把這家人罵了一頓，說他活見鬼，自己何嘗呼喚他們，這個家人被罵得怪下門外，秦大彪連連喝叱着叫他退去，這一擾亂，秦大彪又算睡不着了，石金龍恨得咬牙切齒，自己在萬分憤恨下，遂不再顧忌一切，提劍往裏闖時，突然有人拍着窗戶招呼秦大人，秦大彪在屋中答着連問是什麼人，外面聲息寂然，秦大彪

聽不見外面答聲，不由的動了怒，竟自翻身坐起，帶怒說道：「這秦東西們簡直把他們養成了廢物，半夜三更不知見到什麼，就來嚇唬我，秦大彪竟自從床上下來，拖着鞋往外走，石金龍見在這種情形下，除非動手不能在這裏隱身了，這種情況下石金龍竟不由自主的輕輕一縱，躍到門口，倒出屋來，閃到暗影中，自己倒不是真個的怕死惜命，也因為兩次呼喚秦大彪，情形太以可疑，因為這種地方不能不仔細一下，自己對付他一人尚且沒有十分把握，萬一外面呼喚他人又是他手下黨羽，自己豈不是白白送命，這種無味的犧牲，太以不值，石氏門中只有自己這一條後，仇不能報，毀在他手中，就算冤沉海底，石金龍所以不敢造次，撒身出來，要看個明白，石金龍真是一身孽重復仇的才，談何容易，若不是具堅忍不拔之志，眼前的一般黨羽就足以使石金龍毀滅在鳳陽。」（欲知石金龍與秦大彪，殺父之仇，請閱龍鳳雙俠）

## 第二章 慶壽筵開嬌花逢暴雨

石金龍蓄志復仇，夜入秦府，才待下手，不料竟自突生阻礙，有人暗中接應，秦大彪往外走着，更把點上的油燈檢亮，他現在宅中青狼堡所用的親信家人，已經沒有了，全是在鳳陽地面臨時雇用的，所以他出身來歷這般僕人絲毫不知，秦大彪到上間外面，看了看窗前堵下靜悄悄的沒有人，越發起了疑心，一招呼着向伺候內宅的家人周德。連喊了幾聲，因為下人們住的地方，得出了內宅，在一個跨院內，秦大彪連着招呼了兩聲沒有答應的，直到他走到角門了，高聲呼喚，這才聽得那家人周德答應聲，秦大彪憤怒不已，周德經聽出主人發怒，從跨院緊跑出來，迎着秦大彪問道：「大人有什麼事吩咐秦大彪不由喝罵道：混賬的東西還跟我裝傻，你有什麼事連着招呼兩次，不明白你這是安的什麼心意，怎麼我



答了聲你反倒跑開，不給我說出原由來，我敲折你的狗腿。周德今夜是鬧得迷離不解，先前自己已經預備要睡下，窗外竟有人敲着窗戶招呼聲：「大人那裏呼喚你，還不快着點去」。周德疑惑是門上的僕人陳福招呼他，一邊答應着，一邊問大人不是已經睡了麼？可是却沒有答聲的，周德遂到了內宅，這是頭一次隔窗問秦，彪有什麼吩咐，碰了個釘子回來，上牀安歇，始終沒再出去，秦大彪這時忽然起來，向他喝罵，周德忙答道：大人先是我聽錯了，疑心大人要什麼東西，所以隔窗驚動，小人知道是自己聽錯了，這半響再沒敢驚動大人，我焉敢那麼大胆，在大人面前放肆，秦大彪恨聲說道：你們這種地方，不定是安的什麼心，你沒去招呼我，難道我活見鬼麼？周德不住的請安賠禮，可是踢力的分辯決沒有二次到上房窗下，秦大彪問出原由來，只得申吐了一頓，自己認爲這其中定有原由，莫不成這是江滿道中入故意和我取笑，我不要再這麼輕視了，立刻到前面轉了一週，可是連門房那邊的下人全也早早睡下，前後院決沒有一點異狀，秦大彪只得悻悻的退回來，石金龍雖則隱身暗中眼見得仇人在面前，自己想到這麼遲疑不決，我這場冤孽債何時是了，現在正是一個極好的機會，我豈能再把他放過了，自己一咬牙，輕輕的把背後的劍出鞘來，心想他只要回轉上房，往屋門口一走，我從背後猛撲過來，這一劍怎麼也可以把他刺死，報仇成與不成，在此一舉了。石金龍心意已決之下，這時秦大彪已從前院走來，要按着此時的情況實是極好的機會，秦大彪衣服不整，腳下的便履也沒提好，暗中襲擊他不會叫他逃出手去，這時秦大彪已經走到上房台階，石金龍正隱身在廂房的房山轉角處，往下一矮身，正要騰身縱起，人和劍一塊進，可是身形才往下一矮，背上叭的一下，竟被人輕擊了一掌，石金龍一翻身，掌中劍向身後

劈去，這裏正是房山下，地勢極黑暗，劍劈出去，一條黑影已然順着房山飛縱出去，已經到了和上房牆角接連處的一道矮牆的牆頭上，石金龍此時不敢發聲，心裏懷疑着，莫非是秦梅貞又發現了自己的蹤跡，若果是他可就糟了，只這一耽擱之間，秦大彪已經走上房，石金龍又怨又急，索性也騰身躍起，向這矮牆上竄去，趕到石金龍追上牆頭；再看那條黑影果然是向上房後面逃下去，在偏看東邊跨院的房頂上起落如飛，竟奔了後面花園，石金龍在這種情況下，痛心已極，認爲事情已然敗露，反正再想下手是不容易了，索性找了秦梅貞去向他說明自己的一切情形，從此和他絕交，並且站在敵對的地步，各憑自己天良去作而已，石金龍拿定這種主意，腳下不停的從屋面上飛趕過來，可是前邊那條黑影已然早到了花園子內，石金龍跟蹤趕過來，到了花園內再找那條黑影蹤跡已失，認定了必是秦梅貞無疑了，遂把寶劍納入劍鞘中，直撲秦梅貞所住的精舍，抬頭看時，遠遠的已經望到水紋形的窗上燈光很亮，似乎裏面點着不止一支蠟燭，葉上的燈光不住的動着是那燭光搖擺的情形，石金龍遂蹣跚輕步趕到窗下，因爲和秦梅貞訣別，就在剎那間從此後就許變作仇人，遂不再顧忌一切嫌疑，要看看他這時燈光這麼大亮着，半夜間作何舉動，輕輕把窗紙點破一些，向裏窺視，只見屋中紅燭高燒，秦梅貞那情形似乎沒有睡過，衣服齊整，在靠南面房山下牀旁邊一個條桌，上擺着一支香爐一對蠟台，紅燭高燒，秦梅貞手裏正擎着一束香，往那燭檯上燃着，石金龍不禁詫異，看這情形決不是從外面才進來，阻擋自己刺殺秦大彪的大致不是他了，石金龍索性要看個究竟，只見秦梅貞把這束香燃着之後，在手中來回捻着，爲是把那束香燒旺了，容色十分莊重，把那束香插在爐內，往後退了一步。向那几上所供的一尊玉

石菩薩像叩拜起來，石金龍看着十分詫異，深夜之間，這是爲了什麼？平日間就沒看見師妹有這種舉動，他雖然也是佛門弟子，可是他平常口中絕沒題到燒香拜佛的事，自己遂靜靜的站在窗外看着他，秦梅貞叩拜畢，並沒站起來，仍然跪在那裏，只聽他竟自祝告道：弟子秦梅貞，謹以虔誠之意，叩求菩薩慈悲，弟子門庭衰落，既無兄弟，又無姐妹，慈母去世，倚老父撫養成成人，父親當年或曾走入歧途，不免結怨於人，如今衰老之年，一力回心回善，痛悔前非，弟子更願意老父得保天年，爲我秦氏支撐門戶，近來家中無形中醞釀凶殺之氣，求菩薩大慈大悲，保佑弟子父女免災消劫，情願終身理佛，多積陰功，廣結善緣，弟子孤零無倚，對於石金龍師兄早懷終身相託之意，只恐命淺福薄，波折叢生，石金龍師兄更是隱懷難測，弟子對於眼前之事，應付無力，更感覺到險象環生，身屬女流，除老父外更無親丁骨肉，呼籲無門，惟有叩求菩薩體好生之德，能消患於無形，弟子沒世不忘菩薩慈悲之德，祝告完了，又叩拜一番，這才起立，石金龍不禁暗自搖頭，師妹怎竟有這種愚傻舉動，神道設教，不過是約束人心，神佛在虛無飄渺間，人世上一切事若是求神拜佛，就能徇如願以償，那麼世上就沒有不可解之事了，不過其行雖愚，其心可憫，想不到師妹秦梅貞竟是這樣天性善良的女兒，到現在依然對自己一片疑心，決無二念，那麼今夜所遇，更屬離奇，方丈內宅所經所見決不是師妹所爲，那麼又有這人，那情形分明是有維護秦大彪之意，我對付秦大彪已經未必能是他的對手，倘若再有江湖道中能手，對秦大彪暗中相助，我石金龍報仇的事恐怕終成畫餅，遺恨無窮，這時再看秦梅貞，只見師妹站在那茶几間，雙眉緊鎖，眼望着菩薩像征柯柯站在那裏，忽然轉身來，把牆上的寶劍摘下來，把劍鞘中抽出來，提著劍從屋中走

出來，石金龍趕緊撤身閃避開，在精舍的走廊盡頭處，只見秦梅貞從屋中出來，在門口略一張望，竟直撲奔內宅，從那角門進去，石金龍遂容他走得稍遠，自己跟蹤趕下來，伏身在後面一排廂房上面，暗地查看秦梅貞的舉動，這時他已經飛登屋面上，圍着內宅後面，轉了一週，飄身下去，在上房前躡足輕步，聽了聽屋裏，跟着轉身，又奔前面，在這宅子裏，轉了一週，仍然翻回來，他一直的回轉後面，石金龍這才瞭然他的舉動，分明他對於老父的安全，已經不放心，這樣一來，自己倘下手報仇，有他從旁阻攔，叫自己如何下手，石金龍此時實在立於進退兩難之地，看今夜的情形，又算徒勞往返，只好仍然回轉青林觀，反覆思索，這件事實沒有兩全之策，自己若是顧忌着這個師妹秦梅貞，只有立時放手，離開鳳陽地面，不止於仇不能報，對於這個師妹決不能再見了，那麼自己茹苦含辛，師門受藝，所圖謀的是什麼，何況在靜虛方丈和瀟湘劍客門下早已把心願表明，個人投師學藝，決沒有第二種心念。不圖名不求利，只爲的是替父母報仇雪恨，到如今好容易找到秦大彪的下落，爲了兒女私情，把父母大仇置於不顧，我石金龍難道就是這樣沒血性的男兒麼？我就是毅然離開了鳳陽地面，既不復仇，也決不和秦梅貞作結成連理之想，可是我死去父母的陰靈有知，也要罵我這種心志不堅的後代，重溫情忘大義，我石金龍這些年來的心將被落個禽獸不如，我不要被這種柔情密意埋沒了天性，我還是不顧一切的完成我的心願吧！石金龍這時真如同瘋魔一樣，心念中只有這件事，回到青林觀中之後，寢食不安，只在屋中轉，青林觀本有一個火工道伺候他，看到石金龍這種情形，不知他有什麼心思，竟自弄成這樣，從旁勸慰他，石金龍好像是對於別人說的話全聽不懂了，那火工道對他說話，石金龍只是瞪着眼睛看着他，一言不

答，把個火工道反吓得不敢往他面前來了。這一天的工夫，石金龍是水米沒進，整整的在屋中來回走了一天，好像生了一場大病一樣，面色灰敗，直到傍晚時候，後面的老道士作起晚課來，一陣鐘磬之聲，石金龍好似從夢中驚醒，不禁自言自語道：我好糊塗，怎麼大與良機，我要把他放過，我的天良不滅，眼前的事，我怎麼竟不能決斷，我不要胡思亂想，大丈夫作事當機立斷，斬鋼截鐵，不能隨便的就被別人動搖了。我已往心念，石金龍自己心志決定之後，略覺安然，就在觀中用了晚飯，這一夜間，也不再回秦宅去，安然入睡，第二日早起來，梳洗的乾乾淨淨。換了件潔淨衣服，趕奔秦宅。秦梅貞每日早晨定要鍛鍊功夫，起得很早，這時是將將的作完了早課，站在走廊下花畦旁，檢那枯敗的花草子，石金龍到來，秦梅貞看着石金龍竟自一怔道：師兄可是身體欠安麼？怎的相隔一天的工夫，師兄竟這麼削瘦，有什麼病？趕緊找醫生服藥，不要耽誤，石金龍含笑點頭道：師妹不用多想，我只是昨天感覺身體不適，今天已經好了，特意找師妹來談談，我大約兩三日內就要離開鳳陽府，與師妹相聚多時，眼看就要久別，趁這時多聚兩日，我想師妹也定然顯意的，秦梅貞愕然道：師哥前幾天不是說不走了麼？怎麼現在又變了主張？石金龍道：我也不想離開這裏，只是事情逼迫我不得不走了，秦梅貞遂陪着石金龍，一同來到屋中，石金龍却把話風一轉，立刻談到武功劍術，決不再提自身的事，並且說話十分高興，好像是對於秦梅貞細得格外親切些，秦梅貞見師兄這些日來總是一情抑鬱，愁懷難解，有時和自己相見，也不過是強揚着精神，今日的情形，可與往日不同，顯着格外的高興，講今說古，談文論武，秦梅貞也覺着心神一快，自己默念道：師兄或者是憐念到自己一片真誠，他要離鳳陽府，或者是假託之辭，趁這時何

妨再叫父親向他說一下，看看他心意如何，倘若不再推拖，一切事我就不用再担心了，那真是佛菩薩的保佑。把一切災患都化解了，秦梅貞心中這麼盤算着，更悄悄的吩咐丫環小使叫廚房裏給預備幾樣精製可口的菜蔬。是留石金龍在這裏早飯，自己更抽冷子到內宅示意給父親，這秦大彪他自己的事他自己明白，近兩日來從旁印證着對於石金龍是格別疑心，他也想到恐怕是老竹坡那個姓石的後人，不過自己還是不信，一個鄉農人家那會有這樣好子弟，自己深願意石金龍和女兒結成連理，一者也了却一樁大事，二來也可以把一切嫌疑化解了，此時女兒這麼示意，自己要對石金龍作進一步的表示，立刻慨然答應，秦梅貞到了後面不大的工夫，秦大彪已然打發家人前來請石金龍到客廳裏一談，石金龍也是毫不遲疑也說正欲看望秦老伯，隨着前面的家人走向客廳，彼此全是熟人了，石金龍也用不着迴分的客氣，對秦大彪行了常禮，立刻談和閑話來，石金龍對於秦大彪也是表現着十分親切，彼此間談話的情形，十分投契，秦大彪漸漸的提到女兒身上，直截痛快的要石金龍答應這一親事，石金龍並不過分推辭，只是向秦大彪說道：老伯一番美意，小姪那有不願意之理，請老伯不嫌心，這件事我終歸是要按着老伯的意思去作，不過要等我師父們前來主持一切。石金龍算是完全應允了，不過現時不肯就舉辦一切，秦大彪也倒無話可說，本來這種事實不能過分的催迫人家，石金龍既然親口應允，一個名師之徒，行道江湖的人，全是言而有信，秦大彪十分高興，遂留石金龍在客廳裏吃早飯，秦梅貞更打發花園裏的小廚房單給送進幾樣菜來，秦大彪只微笑，知道女兒是一片癡情，暗中十分欣幸，虧石金龍不再作刁難，把這頭親事答應下來，倘若故意的拖延推諉，女兒就算苦了，秦大彪在心情暢快之下，不禁多飲了幾杯酒，吃得醉薰薰方

才離席。石金龍這日情形顯着和秦大彪十分親密，決沒有絲毫惡意，那秦梅貞反有些不放心，他這一天却不肯離開石金龍左右，暗存監視之意。石金龍直到夕陽卸山時回轉青林觀，從這日起不時到秦梅貞宅中，也有早晨去的時候，不用秦梅貞留就要在宅中呆一整天，有時候更到前面去和秦大彪談一刻，一恍四五天的工夫，秦梅貞也不疑心了，無論如何暗地觀察石金龍決無惡意，自己私心很是安慰，認爲菩薩有靈，暗中護佑，居然竟自能夠化解這種災厄，真個能夠和石金龍永結百年之好，自己也算終身有託，不過對於石金龍曾說三兩日就要離開鳳陽府，可是過了這麼多天再也聽不到他提起，這天無意中竟向石金龍問道：師兄要想離開鳳陽現在是不打算走了？石金龍道：我的心事現在還沒有料理清楚，却由不得我了。秦梅貞不好過分的追問，石金龍到秦宅越發來得熟了，形同一家人一樣，他來到時，也不用別人給通稟，秦大彪那裏也隨意的出入了，有十幾天的工夫，秦大彪竟自向石金龍催促着，叫他正式納聘，更爲得石金龍在這裏舉目無親，秦大彪更意給找出兩位朋友來，作爲媒妁，可是石金龍婉言推拖，稍候時日，石金龍此次是安心要用這種苦肉計來動手報仇，要找到適宜的時候，把秦大彪舉手置之死地，所以竭方的想法子和他接近，更處處的要他去他疑心，經過這麼些天的一處盤桓，那秦大彪果然對於石金龍似乎沒有什麼防範之意了，石金龍認爲上手的時機已到，可是事情真是由不得自己的心意，忽然到了秦大彪的壽辰，離着正日子還有三四天，宅中意自忙亂起來，這一來石金龍反到沒有下手的机会了，看秦大彪的情形，似乎十分高興，督飭着宅中的僕人收拾欠處，並且招來油漆瓦木匠人把宅子的前面廚房書房完全油飾一新，每天從早忙到晚，一連三天的工夫，石金龍雖則依然能見着秦大彪，可是他每天盡

和這些匠人們打交道，石金龍就沒和他一處坐下過，到了他壽日的頭一天，一早上宅中張燈結彩，並且在客廳擺起了壽堂，到中午時竟自連着來了三四個客人，那秦梅貞竟把石金龍留在花園中，再不放他到前面來，並且明告訴石金龍，父親的朋友們有的實不便給你引見，又全是很回生的人，你和他們也未必談的來，反不如在花園中談談講講的倒不寂寞，到明天的壽日正日子，你却不妨給老人家去拜壽，你也是座上的客人，那就沒什麼了，說到這，秦梅貞更自臉一紅，一低頭說道：現在有那知道我家中情形的朋友，就許拿你當未來主人看待，豈不叫你面上難堪。石金龍因為秦梅貞所說的全是實情，自己也情實不願意和這般人相見，更知道秦大彪出身江湖，到現在和綠林中尚有來往，自己一個局外人，去了反倒不便，遂在花園中呆了一天，第二日自己本不願意去就秦大彪拜壽，可是生怕引起他的疑心來，不得不忍辱前去，所以換了件略微乾淨的衣服，不過石金龍身上所穿的樸素異常，他到了秦宅依然是先到花園去找秦梅貞，那知秦梅貞一早就到內宅給父親祝壽去了，連丫環小蘭也跟進內宅，石金龍遂趕奔內宅中來，後院中倒是清靜，上房這裏也沒有人，一轉過二道門，遠遠就聽得客廳中一片笑語喧嘩之聲，石金龍走出這段夾道，轉進廳房院內時，廳房前月台上站的家人，已然看見忙的向裏面高喊着：大人石師傅來了。更扭頭向石金龍招呼：裏請，那秦梅貞已經從廳房中頭一個走出來，口中招呼着帥哥，石金龍一看秦梅貞已經從廳房中頭一個走出來，口中招呼着帥哥，石金龍一看秦梅貞已經從廳房中頭一個走出來，不由一怔，一掃往日那神巾幗英雄之氣，收拾得花團錦簇，穿着一身極鮮艷的衣裳，竟是一個富室千金的打扮，再加他大生來的姿容秀麗，忽然換了這種艷裝，石金龍看着真有些兩眼迷離，自己不敢注視，秦大彪這時也從廳



房中走出來，滿面含春的向石金龍招呼道：賢契來的正好！我正要打發家人去請你，今天咱爺兒兩個可得痛飲一番，石金龍一面行着禮，一面說道：老伯的大好日子，小姪實在來的晚了，一面互相謙讓着，往廳房裏走來，迎面擺設的壽堂，那情形是剛上完了香，兩支二尺多高的紅蠟，火焰顫動着，香火燎繞，圍在壽堂前有六七位客人，大約正在給主人拜着壽，石金龍趕緊的往前緊走了兩步，給秦大彪祝壽行禮，秦大彪還不住的謙遜着，內中有一個客人却在一旁笑說道：秦大彪，我看你不必謙讓了，往後你和石師傅就成了一家人，比我們近的多，將來恐怕我們這朋友就不容易進你的門了，石金龍耳中聽到這種話，十分刺心，自己現在真是認賊作父，實在痛心已極，可是爲了報仇的事，不能忍受下去，只好裝作沒聽見，行禮之後，站了起來，果然來的客人中竟還有三位沒給拜壽，他們在一陣歡笑中全給秦大彪行過禮，各自落座，秦大彪却給石金龍引見，所可安心的，石金龍對於這般人一個人不認識，並且說出來，姓名，耳中也沒聽見過，遂也隨聲附合的跟着一般人隨便的說着些無聊的閒話，從口風中，神色上，已然看出這般人全是綠林人物，暗嘆秦大彪這個惡魔，貪心過重，還在結交江湖匪類，暗地作些綠杯買賣，老兒是自趨死路，石金龍見秦梅貞今日是格外的高興，一面照料着客人，一面中督率着家人調擺開桌椅，預備就在這廳房中吃壽酒，中午將到，遂在廳房中一同歸坐，酒筵豐盛，秦大彪是笑口常開，秦梅貞更盡着女兒之禮，給大家獻了巡酒，座上這般客人多一半語言粗暴，似乎全因爲有石金龍在座，力自矜持着，內中有一個叫黨金奎的，年歲略大，跟秦大彪顯着格外親密，你兄我弟的稱呼着，這黨金奎却是橫行嵩山一帶的綠林，匪號叫過天星，和秦大彪當年全是一塊跳板的，秦大彪洗手多年，暗中却

是依然的不乾。淨，他可檢那有油水的下手，那麼一年中不準作一兩次，這過天星黨金奎和秦大彪的作風是不差上下，他在嵩山盤據着，手底下頗有尺寸，動手作案，不看十分準確不下手，只要一動手，這水買賣就夠賺的，所以這些年來就沒有失風失利，在綠林道中是很難得的了，此時看到秦梅貞在席前敬酒，十分羨慕的向秦大彪道：秦大哥，你是有福氣的人，到了你這般年歲，能夠納享清福，雖然是美中不足，只有這麼一位姑娘，可是也應該慶幸，到是有這麼個親生女兒照料一切，何況他也學得一身本領，比男孩子又差了什麼？我黨金奎江湖道上闖了一生，到老來又該如何？還不如大哥你呢！鎮山虎秦大彪說道：黨二弟你別這麼只看一看，我多了一個女兒，却多一分累贅，反不如二弟你毫無牽掛，那兒好往那兒走，四海爲家，由着自己的性子去作，多痛快呢！那過天星黨金奎竟自哈哈一笑道：秦大哥你這種現成話趁早少說，你別忘了，我們現在全到了什麼年歲？已活一天比一天老了，江湖道中還能掙扎幾年，誰也願早早收場，但是我落葉歸根究竟又怎樣。我看秦大哥你這是賣狂，我這姪女倘若再招贅一個乘龍快婿，你那時兒也有了，女也有了，比我們豈不強的多麼？這時秦梅貞正在執着酒壺，在客人身後轉過來，挨位的敬酒，轉到了小銀龍陳奇和神箭手蔣仁。這兩人的年紀全輕，全是二旬左右，按理說他們不能和秦大彪交朋友，可是這兩人頗有來頭，全是金沙手呂子彬一門派的近人，金沙手呂子彬已經逃走，離開了鳳陽府地面，連湖南省全沒敢回，竟自遠走北方，這兩人一個是呂子彬的姪子，一個是呂子彬的內姪，他們全作着黑道上的買賣，全練的是一身小巧功夫。走千門盜百戶，輕身小巧之技，獨擅勝長，此次因爲呂子彬在鳳陽府出事逃走，好久沒有回去，家中放心不下，他們手底下還有一般徒黨，

打發神筆手蔣仁，小銀龍陳奇，供着給鎮山虎秦大彪祝壽爲名，前來探聽金沙手呂子彬的信息。這過天星黨金奎還算老誠些，唯有那小銀龍陳奇却是天生來的天性下流，貪淫好色，不過人很機警，手段又老練，輕易却落不了空，所以他雖則在金沙手呂子彬嚴厲管束之下，依仍是恣所欲爲，這樣一來，他竟看成了目空一切，驕狂之態，認爲自己手段高，無論出什麼事來，也足以一手應付，這次來到秦大彪宅中，從昨天見着秦梅貞，這陳奇遂動了邪念，屢次的言語挑逗，秦梅貞因爲他終不父親的朋友，雖有此放肆之處，那好就對他翻臉，只好隱忍下來，認爲這種江湖道中人，自己平時就看不慣，無奈是父親的明友，這般人又是千里迢迢祝壽來，那好把人家得罪了，壽日一過，這般人一走也就可以避免開一切，何必先自找難堪，秦梅貞今日這個打扮，尤其是叫這小銀龍陳奇看着扎眼，此時到了他身旁，秦梅貞敬着酒時，他竟自目不轉睛的，秦梅貞反有此不好意思了，這小銀龍陳奇，竟自說道：師妹，你別別走，今天秦大人壽誕之期，這是一個大喜的日子，師妹也要喝兩杯壽酒才是，我來敬你一杯，師妹難道不能賞臉麼？他這麼拿話逼迫着，秦大彪正在和別的客人說笑着，也沒作理會，秦梅貞只得陪着笑臉說道：陳老師，我從練功夫時起，師父就不叫我喝酒，恕我不敢從命，小銀龍陳奇供着已有些酒意，竟自阻攔秦梅貞不讓走，並且舉着杯酒，不肯放下，秦大彪一扭頭看見了，陳奇令女兒陪他飲一杯酒，自己怕女兒出言不遜，得罪了他，遂招呼着秦梅貞道：貞兒，你怕個什麼，陳師傅論起來也是你父執，你一個作姪女的，那有不聽從長者之命，快快的飲一杯吧！秦梅貞被父親催迫着，萬般無奈之下，竟把酒杯端起，一飲而盡，小銀龍陳奇，還要讓第二杯時，秦梅貞早已跑開，石金龍看着十分不滿，

可是自己決不能多參與一字，免得人笑話，這一天在歡歡喜喜中，渡過了壽日，可是所有的客人，本地一個沒有，全是外來的，路最近的，離着鳳陽府也有百八十里，所以當日晚間，一位也走不了，全得住。在秦宅，前到晚間更行熱鬧，這般人多數有了酒意，直鬧到二更過後，這才略微清靜，有幾位酒飲過多，支持不住了，由下人扶持着，安置到書房去歇息，這些人更不能住在一個屋中，全分散。秦梅貞直忙了一天的工夫，也感覺十分疲乏，督飭着下人收拾完了之後，把燈火熄滅，秦梅貞向父親道了晚安，逕回花園去歇息，石金龍也陪着告辭回轉青林觀，回到青林觀中，只覺得心驚肉跳，起坐不安，自己好生疑惑，說不出這是什麼原由？想了想，秦大彪宅中所來的一般綠林道，沒有一個認識自己的，與自身復仇的事，毫無影響，個人遂合衣而臥，躺在床頭，可是無論如何，只睡不下去了。石金走暗叫怪道，難道我有大禍臨頭不成，自己遂坐起來，平心靜氣的想了想，白天所見這般人的情形，驀然想起，秦宅座上客，小銀龍陳奇，他對於師妹秦梅貞的神情態度，分明帶輕狂，並且他那種說話的情形，更沒把秦大彪看在眼內，難道他對師妹秦梅貞敢生惡念麼？石金龍想到這件事，立刻下了床，把身上略事結束了一下，用絨繩把寶劍措好，屋中的燈熄滅，出屋來，把門倒帶，自己毫不遲疑的，趕奔玉帶橋旁秦宅，要看看師妹秦梅貞，若果然安然無事，也就罷了，這可以暗中探聽探聽這般綠林人物的舉動，他們對於鎮山虎秦大彪究竟交情如何，是否一二日內肯走，石金龍如飛的撲。秦家花園相隔還有一箭地，不知怎的心頭竟自騰騰的跳個不住，石金龍猛然一抬頭，突然看到秦宅花園子一帶黑煙騰騰，不由心中一驚，看這種煙氣，分明是有起火的地方，自己趕緊往前縱身，連着縱躍過十幾丈來，越發望得清楚些了，黑

煙中夾着許多火星子竄起，分明是秦宅花園子中已然起火，這一來石金龍可真的驚惶失色，腳底下越發加緊，直撲花園子西牆，因為秦宅花園中沒有多少房屋，只有兩座草亭子，一段曲廊，除此之外就是秦梅貞所住的精舍，能夠着火的地方。只有精舍那裏，石金龍越翻上西牆頭，往下一飄身，落在了花園子內，貼近牆下一帶，全有柳樹，石金龍是正落在樹蔭下，身形一落到地面上，已然聽見前面起了一片喧嘩之聲，正是精舍那裏火起，石金龍趕緊縱身，往南竄過來，自己是急於要查看師妹秦梅貞，可是就在這時，忽然看到離開自己停身處兩三丈外一片花棚旁，似有一條黑影竄過去，並且撞在花棚的轉角，花棚的架子咯吱吱暴響了一下，石金龍因為這時心中只有惦念着師妹秦梅貞的安全，雖覺這條黑影可疑，但是也來不及趕過去查看，剛要撲奔精舍這裏，耳中忽然聽得那邊有人暴燥的聲音高喊：好糊塗的丫頭！你家小姐在那裏怎會不知道？不快說我要打死你。石金龍猛然把腳步縮住，因為聽得這種話聲離奇，這分明是秦大彪向丫頭小蘭追問秦梅貞的下落，可是那小蘭帶哭聲答對的什麼，因為他嗓音小，離着遠，聽不清楚，跟着又是砰的兩聲，似乎有人在把精舍的窗戶完全砸碎，跟着有人大聲說道：這可是怪事，趕緊查看一下吧！梅貞姑娘確實不在屋中，何況他也是有功夫的人，決不會悶在屋中，闖不出來，我們趕緊搜尋尋罷！石金龍一聽這種話聲，猛然醒悟，方才所見的那條黑影，實有原因，遂趕緊翻身一縱，仍然竄上房頭，站在高處，仔細望時，往北看，是一片田野，並沒有遮擋，往西看，是奔大石橋，石金龍一想，不過剎那之間，人腳底下總快，他也不會逃出一甲地去，若是往北走，不會看不出他一些形跡，遂翻身落到牆下，一下腰，施展開夜行術的功夫，縱躍如飛，往西直撲大石橋，趕到翻上了大石

橋，身形往橋欄杆這邊閃了閃，矮下身去，仔細往前面打量時，隱約的見到一條黑影，順着這條橫道柳蔭下，已經往北轉過去，石金龍遂不再遲疑，如飛的追趕下來，這人腳程好快，趕到石金龍也趕過這條橫道！盡頭，往南是奔苦林觀，往北是奔山邊，此時可望不到田野間的蹤跡了，可是他定是奔了山邊，石金龍到此時非要追趕上這個夜行人，看看他究竟是作什麼的，從秦宅逃出來，石金龍對於秦宅花園精舍起火，他們喝喊着，秦梅貞失蹤，可是還想不到秦梅貞就會有了意外，不過對於這個夜行人可疑，自己無論如何此也看到了此人的真象，施展開一身夜行術的功夫，在田野間疾走如飛，這一路追趕已經到了山邊，可是石金龍因為始終沒緩氣，在山邊停住腳步，略微的歇息了一下，仔細打量附近，這深夜間這一帶十分清靜，只有風擺柳枝搖動着，望不到一些可疑形跡，山邊沒有什麼隱蔽形藏之所，石金龍估料着方才這夜行人，定已走向山上，自己遂順着山道往上走來，因為要暗地搜查他，自己也竭力的隱蔽着形藏，這條山道有一箭多地，石金龍把這一段盤旋山道走盡，已到了山上，仍然望不到一些蹤跡，心中十分詫怪，因為這座山上並沒有居民，此人深夜間來到這種地方，究竟何為，這山上而草木叢生，石金龍往前走着，因為這附近一帶沒有多高的峯嶺，只要找到略高一處，就能望出多遠，轉過一帶小山頭，眼中忽然望到在一箭多地外，有一片黑沉沉的影子，石金龍驀然想起從前遊山時曾經見過那裏有一座山神廟，這種山神廟從來是沒有人照管，石金龍遂奔這山神廟走來，相隔着還有十幾丈遠，突然聽得一聲尖銳的呼聲，分明是一個女人的聲音，石金龍從這座小山上連縱身形，撲奔這山神廟，因為聽得聲音似乎就從山神廟這裏發出，相隔還有兩三丈遠，突然見從山神廟的廟門內，竄出一人，可是竄出來

沒有多遠，竟自跌倒地上，跟着裏面又走出一人來，發着一聲狂笑，聽他說道：「好不識抬舉的丫頭，既落到二太爺手中，你還逃得出手去麼？我看你還往那兒走了。」石金龍一聽這廟門口發話的人，竟是那爲秦大彪祝壽而來的小銀龍陳奇，石金龍更看出了地上跌倒的頗像師妹秦梅貞，果然這時地上倒着的人，已經掙扎着站起了。原來雙臂已被倒綁着，正是師妹秦梅貞，只是破口大罵，萬惡狂徒你真是人獸心，你還和我爹爹是朋友，竟作這傷天害理事，你算瞎了狗眼，看錯了你姑娘。秦梅貞這時竟自轉身要逃，那小銀龍陳奇又是一陣狂笑，往前一躍身，竄過來，伸手就抓秦梅貞，秦梅貞雖雙臂被捆，仍然一閃身一抬腿，竟向小銀龍陳奇踢去，可是他雙臂倒綁，身形失了靈活之力，被那陳奇一閃身，秦梅貞一腳踹出，往前一栽，竟被小銀龍陳奇順勢一伸右腿，往秦梅貞腳下一攔，秦梅貞竟摔在地上，石金龍這時焉能再忍耐下去，怒叱了聲：「大胆淫徒，你敢這麼欺天滅理，立刻一縱身，竄了過來，「黑虎掏心」一拳，向小銀龍陳奇肋骨上打去，小銀龍陳奇猝不及防之下，幾爲石金龍所傷，遂猛力往右一恍身，翻右掌回石金龍的右臂上猛切，石金龍一撤右臂，往下一矮身，左掌從右臂下穿出，橫身打虎掌，向小銀龍陳奇小腹上打去，小銀龍陳奇往起一擰身，竄起有丈餘高來，往下一落，已經退出六七尺去，石金龍這時伸手把青鋼劍從背後撤出來，口中喝聲：「亂臣賊子，逞兇的淫徒，你還想逃得活命麼？往前一聳身，竄過來，遞劍就扎，小銀龍陳奇此時也把背下的刀撤下來，兩下裏就拚鬥在一處，石金龍最痛恨的是這種下流江湖道，一亮劍，就施展開瀟湘劍客門上所得的一字慧劍，劍招一運用開，恰如生龍活虎一般，並且這瀟湘劍術，招術神奇莫測，變化靈活，點，崩，截，挑，刺，扎，劍點上功夫精純異常，小銀龍陳奇武

功實在不弱，刀法也是純熟，但是要他來對付這趁「一字慧劍」可就不容易了，連走了十餘招，小銀龍陳奇掌中刀用了手鐵牛耕地，變招一旋身，塌着地面盤旋「老樹盤根」，這口刀反去橫砍石金龍的雙腿，石金龍往起一擰身，竄起丈餘高來，往下一落時，故意的身形略微的一軟，小銀龍陳奇已然騰身撲到，遞刀向石金龍背上扎來，石金龍身形微斜，左肩頭向前一閃，大鵬展翅，右手中的青鋼劍斜着向外一揮，小銀龍陳奇的刀已經貼着石金龍的右肋後而扎空，刀尖子已然遞過去，石金龍一劍正向他右腿上削來，小銀龍刀扎空，石金龍的劍到，他急於要救這一招，忙往後一甩右肩頭，掌中刀也奮力的往回一帶，趁着斜身之勢，掌中刀的刀鋒往劍身上一滑，他想着把石金龍的劍封閉了，再一抖腕子，用進步擦陰刀，那知道石金龍這一招，不能再叫他逃開劍下，劍往底下掃出去，趕緊的劍往上一翻，猛帶回來，劍尖從自己身左側往上翻起「長虹貫日」「平沙落雁」這一劍反劈過來，任憑小銀龍陳奇身形怎麼俯落，也休想逃開，劍照他右耳輪上砍去，他一恍頭，青鋼劍竟自砍在他肩頭上，身形踉蹌的向前撞去，竟自疼暈過去，摔在地上。因為這一劍砍個正着，一條右臂險此個給卸下來，石金龍見他已經摔在地上，不願意再。他的命，趕緊回身查看師妹秦梅貞，因為被地上的石地絆倒，腿骨磕傷，雙臂又被捆着，到這時竟沒掙扎起來，石金龍把劍上的血往靴底下拭了拭，趕緊納入劍鞘，跟着緊走了兩步，向前把秦梅貞背後的綁繩解開，不住招呼着：師妹，你受驚了！把秦梅貞扶起，此時秦梅貞羞憤交加，竟自放聲哭起來，石金龍忙勸着道：師妹倒是怎麼回事？現在已經被我把這惡賊處治，你怎的竟會落到他手中，快快的說與我。秦梅貞此時實在覺得羞愧難當，低着頭說道：石師兄，蒙你深夜趕來救我，免遭毒手，我



生生世世不忘大德，不過我沒有臉再活下去了，師兄你請回吧，秦梅貞說到這兒，猛然往起一站，可時右膝蓋磕傷甚重，又往地上摔了一下，但是咬牙忍痛一按地，又復站起，石金龍這時抓住他的右臂，說道：師妹，你要作什麼，秦梅貞却猛力把石金龍的腕子甩脫，猛向山神廟的廟牆奔去，相隔不過五六步，秦梅貞竟往廟牆上撞去，石金龍萬想不到他這麼烈性，往前一縱身，猛然把他肩頭抓住，但是秦梅貞實具必死之心，力用得非常猛，石金龍往回下帶的力也十足，這一來把秦梅貞倒是抓了回來，石金龍被腳底下亂石一絆，挺不住勁，也跟着摔倒，可定始終沒把秦梅貞撒手，秦梅貞也倒在地上，石塊的鋒稜很犀利，石金龍左手背上戮傷了一處，可是這時並顧不得傷痕的疼，竟自一挺身坐起，先把秦梅貞扶起來，秦梅貞急怒過度，竟暈了過去，石金龍好一陣呼喚，才算把秦梅貞喚得醒轉過來，秦梅貞咳的一聲，淚珠如雨，恨聲說道：師兄，你這是何必，我得覺死了倒覺乾淨，我現在真是有冤無處訴，爹爹糊塗，這種下流匪類，竟容留在家中，他竟對我起這種不良之念，若不是師兄你起來，試問我死生不足惜，我爹爹還自命是英雄，他還有什麼臉活在人間，他多麼不好總是我生身之父，我也無法責備他，我自怨命苦，生在這種人家，我只有認了命，不如我一死到覺乾淨，師兄你就成全我吧，石金龍咳了一聲道：師妹，你這可太糊塗了，你倘若這麼一死，那可定有口難分辯，師妹你是一個清白之身，有什麼見不得人？只有秦老伯太對不起你了，其實老人家還會願意女兒家遇到這種痛心的事麼？不過他已有年歲的人，非年輕人可比，在外面隨便交些朋友，像這種豺狼相似的江湖道，竟引到家中，他老人家不能不担一些不是吧！師兄你不要胡鬧了，你被這惡魔擄劫出來，現在家中定然鬧的地覆天翻，快快隨我回去吧！何況

你的傷痕也得趕緊治療，秦梅貞被石金龍這麼勸着，也有些心回意轉了，帶着滿懷悲憤，慢吞吞站了起來，但一身酸也有些發慌，石金龍道：「師妹我還是扶着走吧！山道上不大平整，倘若再摔一下，那可太冤枉了。」秦梅貞此時雖然還想強力掙扎，因為頭上磕傷流血過多，又經這種怒懷氣極之後，實在有些支持不住了，好在自己已經有了打算，自己的終身決不再作第二種想法，只好是含羞帶愧扶着石金龍一隻胳膊，順着山道往前走，這一段道路還是真難走，雖是有石金龍攙扶着，他依然是一連兩次險些個跌在了山坡上，石金龍自己的手也戳傷，不過尚能忍受着疼痛，把這段極難走的山道走盡了，這才轉奔山坡，順着山道慢慢的到了山下，可也已經過了很大的時候，才出口，遠遠的一陣凌亂人聲，更有幾支火把直奔山口這裏闖來，石金龍扶住秦梅貞停身站住，要看看來人是作什麼的，遠遠的聽得一人喊道：「好了，我們小姐不是在那邊麼？跟着有一名提火把的如飛跑過來，及至身臨切近，看到了秦梅貞那種狼狽的情形，並且和這位石師兄站到一處，持火把的家人，竟有些遲疑錯慢，說不出話來，後面的人跟蹤趕到，原來秦宅已經鬧得地覆天翻，一火將秦梅貞所住的精舍燒去了一半，總算沒連累上內宅，可是發現秦梅貞失蹤，主人秦大彪加會不急，四下搜尋，不見蹤跡，偵問丫環小蘭，也說不出實情來，秦宅住着好幾位江湖道的朋友們，大家忙亂着救火，並且發現了火是被人放的，越發認定「秦梅貞失蹤定有原由，把玉帶橋附近完全搜索過，不見這位姑娘的蹤跡，並且發現了小銀龍陳奇也不知去向，和他同來的過天橋黨金奎，神箭手蔣仁全認爲事情太以離奇，莫非主人秦大人有什麼仇家登門尋仇，小姐秦梅貞和小銀龍陳奇全進趕賊人，返遭毒手，也未可知，秦大彪却又想起石金龍來，他首先打發

出兩名家人，派過天星黨金奎暗中跟綴着，看看這石金龍是否在青林觀寄居，秦大彪的意思，生怕石金龍有什麼舉動，可是他們趕到了青林觀，石金龍竟沒在青林觀，趕到回來一報告秦大彪，幾乎要把秦大彪急死，認定了自己女兒秦梅貞，定是和石金龍私自逃走了，秦大彪暴跳如雷，自己要橫刀自刎，可是他這般朋友們勸着，認爲那總是揣測的情形，不足爲據，總還是要看到了真憑實據才好算數，由神箭手蔣仁出主意，一面派人到鳳陽府城內，仔細搜查，再分一撥往郊外荒僻的地方，找尋一下，秦大彪遂叫黨金奎搜尋城廂一帶，自己和神箭手蔣仁往郊外這一帶找尋下來，這秦大彪認定了不過是自費一番事，自己痛罵自己管教無法，女兒定是生了外心，私自逃走，故意的放火燒家宅，遮掩耳目，自己對天發誓，如若找不到他，從此也不再回玉帶橋了，帶着般家人，舉着火眼，在野地一路搜尋之下，直奔山邊，想不到竟在這裏和秦梅貞相遇，可是鎮山虎秦大彪看到女兒真和石金龍在處，他也是個殺人不眨眼的綠林道出身，不容分說，拉出刀來，趕過來向秦梅貞就是一刀，幸虧石金龍早已看出秦大彪的顏色不對，用力一甩，把秦梅貞推出四五步去，摔在了地上，秦大彪怪叫如雷，二次掄刀，却向石金龍便砍。

### 第三章 玉帶橋畔雙龍困強徒

石金龍也是恨他這麼不問清紅皂白就舉動手殺人，竟把青鋼劍施展開，趁勢和秦大彪一拚，若能把秦大彪立斃在劍下，真是自己的幸虧，可是秦梅貞被石金龍推得摔地上，看到父親動手殺人，秦梅貞努着力的竄起來，口中喊着，好爹爹，你害了女兒，又要殺我救命的恩人，咱們不是父女，是冤家，你起

女兒先宰了吧！秦梅貞一邊喊着，竟自猛撲過來，向秦大彪身上撞去，秦大彪聽到女兒的喊聲，情形不  
對自己也認爲過於莽撞了，虛砍一刀往旁一縱身，向石金龍嗚叱道：石金龍，我姓秦的待你不薄，你怎  
的竟把我女兒擄到這裏，你和姓秦的有什麼冤仇，只管找我，何必用這種下流手段，這時秦梅貞本是  
向秦大彪身上撞的，又被父親推了一下，倒坐在地上，幾乎斃死過去，此時石金龍把青鋼劍往左手一交  
冷笑一聲道，秦大人你何必這麼作威作福，你要殺只管殺，何必費事再多問，我看誰有本事把誰擄在這  
裏，不必再多費言辭，秦大彪忽然把手中的刀哪噹的扔在山口旁，恨聲說道：總是我家門不幸，才會出  
這種事，想不到多了這麼個冤家，却多了一層牽纏，我不管了，他轉身就要走，神箭手蔣仁已經攔住他  
，石金龍却冷笑一聲道：秦大人，你先別走，你不問了，我倒要問你，秦大人六十多歲的人，年高有德  
，你既入過江湖，也作過官，你比誰都強，我請問秦大人你，全交的些什麼朋友，小銀龍陳奇，他跟秦  
大人你有什麼交情，請一明白告訴我石金龍吧！他總算對的起你秦大人，今夜的事，完全是他一手成全  
，若不虧我石金龍伸手多事，只怕你秦大人這時早就沒臉活着了，秦大彪聽石金龍這個話，也自驚心，  
遂厲聲問道：姓陳的是我的朋友，我，性就是不分貴賤，不論貧富，只要是好朋友，我就願意交，你不  
要吞吞吐吐，倒是怎麼回事了？何妨說個明白，石金龍哼了一聲道：秦大人，我現在全不願意出口說這件  
事了，請秦大人你自己去問姑娘好了，煩膩皆因強出頭，姓石的不該多管閑事，這時秦梅貞却叫着說道  
：爹爹你可真害了我，那禽獸一般的陳奇，他竟敢對我妄生惡念，從花園中把我擄劫出來，若不是我石  
師兄趕到了，只怕女兒這時早已走向黃泉路上，女兒實沒臉再活下去，爹爹你痛快的把我殺了吧！石師

兄一番好心救人，爹爹反跟人家這麼無理，不顯得太沒良心，秦梅貞一邊哭着，一邊訴說經過，秦大彪聽得咬牙切齒，瞪起眼來，厲聲說道：貞兒！只怨爹爹不會交朋友，害苦了妳，這禽獸在那裏？我得去找他，這時過天星黨金奎也趕到山前，那神劍手蔣仁因為陳奇是他拜弟，如今做出這種事來，無地自容的尤不平日和黨金奎就有嫌隙，如今當着他面前鬧出這種事來，更叫他趁心如願，再說也實對不起秦大彪，蔣仁向秦梅貞說道：姑娘這可實對不起你了，陳奇竟敢這般欺天蔑理，我們爲江湖主持正義，也不能再叫他逃出手去，姑娘他現在那裏？秦梅貞狼聲說道：蔣叔父他還在山上，已被石師父傷了，姪女爲留他的活口，留他的命在，正願意蔣叔父們能夠見到他，問他個心服口服，姪女死也瞑目了，這時秦大彪再也不能忍耐下去，向過天星黨金奎說道黨二弟，你把活命姪女送到家中，我要找這禽獸和他算這本賬，秦大彪也不等黨金奎答話，一縱身竄上了山坡，順着山道一直往山裏如飛而去，那神劍手蔣仁也跟縱追下去，這失黨金奎却勒着秦梅貞和石金龍一同回轉玉帶橋秦宅，只是到了家中之後，秦梅貞不能再到花園裏去，因為那三間精舍，被陳奇放火燒毀，此次只好暫到內宅，石金龍因爲手上也被戮傷，更不願意在這裏和秦大彪這般朋友答訕，自己遂回轉青林觀，經過這場事之後，石金龍就誠鬱鬱不樂，看起來自己復仇之事，恐怕終歸不能如願，每次要動手，波折叢生，無形中總有耽擱，現在秦梅貞遭遇到這種事情，他又搬到內宅去住，和他爹爹秦大彪朝夕不離，自己如何下手，石金龍憂悶之下，一連兩天沒到秦宅，到了第三天，石金龍突然覺得寒熱交作，竟自生起病來，石金龍這幾年雖說是飽經憂患，可是從兩位恩師學藝之後，所得的全是內外家傳武功，劍術，全是上乘功夫，身心鍛鍊的非常有

成就，所以體格日健，數年來就沒有鬧過病，想不到如今寄居青林觀，一頭病倒，病勢來得還很重，這青林觀並不是什麼大廟殿，只有兩個窮老道，在這苦度清修，有一名火工道，燒飯燒菜，石金龍寄居這裏，平時本不用照應，他是一個杖劍走江湖的人，並且懷着復仇之念，更不把一切飲食起居之屑事，放在心上，趕到這時一病倒，倒虧着這火工道來看他，可是在石金龍寒熱鬧的厲害時，神智昏昏，這火工道還得去給他們老師父燒碗燒水，那有功夫常常的守着石金龍，這一來石金龍這份淒涼，叫人看着可憐，直到第四天，秦宅秦梅貞姑娘打發那個老人家來問候石金龍爲什麼不到宅裏去，老人家眼看石金龍病倒，當時這老人家倒是極力的安慰一番，並且告訴石金龍我們梅貞姑娘也在出事的第二天便生起病來，今日才起床，因爲石師父好幾天沒去，所以打發他前來看望，石金龍這時略爲的好些，向這老人家囑咐，回去不必跟小姐說，我病的情形，只告訴他我半天必到宅中去看望小姐，老人家答應着，回轉秦宅，秦梅貞被石金龍相救保全了貞操，老人家那會不知道，他見石金龍病到這樣，回去之後，完全向小姐說了，秦梅貞聽得石金龍病倒青林觀，他那裏放心得下，立刻趕到青林觀，秦梅貞一進青林觀裏小齋，看到石金龍躺在床上，口幾天沒見面，已經病得面色慘白，形容消瘦，秦梅貞幾乎落下淚來，緊走了兩步，撲到床前，向石金龍問道：師兄你怎麼病到這樣不給我們送個信？你太苦了，不趕緊請醫生開藥，那裏會好的了，不問可知，你是那夜爲了我和惡賊動手，再爲着急，石師兄你反害成這樣，叫我於心何忍？師兄你快快的搬宅中去住，總可比這個地方好些，這廟中如何能養病？誰來服侍你，師兄，回頭招呼一乘轎子，跟我到家中去吧！這秦梅貞對於石金龍是一片天真之愛，可是石金龍越是看到

她這種情形，越是給自己增加苦痛，遂向秦梅貞道：「師妹不必擔心，我是自己不謹慎，感了寒涼，再過兩天，也就好了，我不再到府上去，在這裏安心靜養，也是一樣，師妹你這兩天大約身體也不適吧！秦梅貞點點頭，黯然無語，只是在屋中看了看，立刻走出屋去，找到了那火工道，拿出錢來，交給火工道，趕的去請鳳揚府有名的醫生，並且要把醫生立刻接來，火工道趕緊的去照辦，秦梅貞更親自動手，給石金龍煮了些稀粥，勸着石金龍吃了半盃，火工道把醫生請了來，給石金龍診脈之後，說是內傷憂鬱，外感寒涼，好在他體格健壯，病勢雖重，還不難治，只要有二三劑藥，也就好了，秦梅貞聽醫生這麼說，才把心放下，把醫生送走之後，叫那火工道把藥買來，在小齋門外用炭火把這服藥煎好，親自服侍着石金龍把藥服了下去，石金龍好生不安，連連的催促着秦梅貞回去，秦梅貞只是支吾着不肯，直到黃昏之後，秦梅貞依然坐在一旁不住的問茶問水，石金龍道：「師妹我服下藥去之後，覺着很好，師妹你也該回去了，時候太晚，豈不叫老伯怪罪？」秦梅貞憐然說道：「師兄你不要催促我，到時候我自會走，我爹爹不會那麼不通情理，師兄你就是對我沒有救命之恩，論師門師兄妹之義，師兄病中我稍爲盡此力，也是人情之常，何況師兄爲故我奮不顧身，如今病倒小齋，一個異鄉作客，孤零無依，我來服侍服侍你，再有那不願意的，他也不太盡人情了，師兄你別叫我再傷心，這次小妹我遇到強暴之後，更叫我看到世路崎嶇，人心險惡，師兄你才這是俠骨熱腸的人，我能夠常常和師兄你在一起，才是我的福分，只怕我秦梅貞命薄如紙，無福消受，將來還不知我們究竟能否常在一起呢？」石金龍聽到他這些話，不覺一驚，生怕他再說下去，趕忙用別的話岔開，也不敢再催他走，自己反倒想些個話來問她，更問道：「那夜間，

秦大彪跟蔣仁追上山去，那陳奇是否落在他們手中，秦梅貞道：那萬惡強 他竟自逃了活命我父親和那蔣仁把山上搜尋了一遍，也沒有追着那狂徒，不知他逃向那裏去了，石金龍道：師妹不要把這件事放在心，這種行爲是江湖道中所難容，早晚他自有惡貫滿盈之時，定遭天報，秦梅貞直待到二更過後，更給石金龍安置好了一切，他才告辭回去，石金龍在他走後，想到秦梅貞他這情形，自己更覺不安，個人父母大仇未報，想不到冤孽牽纏，他是一往情深，恐怕時日越久，越發無法擺脫，將來的事，自己真不敢想了，石金龍在第二日病已減去大半，秦梅貞竟自早早的來到青林觀，仍然是請醫生服藥，直照應到晚間才走，石金龍雖則病勢沒有危險，可是也纏綿了六七天的功夫，總算是漸漸的好了，不過這些天來，秦梅貞是沒一天不到青林觀來，石金龍雖則對於她這種殷勤照顧，感激難忘，不過對於自己復仇的事，認爲有極大的阻礙，寄身俠義門中更得講大道理人情，自己爲死去的父母復仇是天經地義的大事，可是遇到了秦龍貞這種一往深情，爲自己這麼關心照顧，這種牽纏，時時是變成了魔障，若是爲了他，就把自己復仇大事，置諸腦後，個人從十幾歲吃盡了人間苦，在師門苦修苦練，這些年來只盼到有復仇之日，如今仇人已擺在面前，若因爲和秦梅貞這一段牽纏，就變了初志，那也太以自暴自棄了，只有到時候，咬牙下手，倘若天不從我事到臨頭非要落到秦梅貞眼內，個人寧願以身殉孝義，不再留戀下去，免得對秦梅貞作負心人，所以這場病，秦梅貞多給他一分安慰，也多給他一分苦痛，病勢已經算是痊愈了，仗着石金龍所得的武功，全是名門正派，體力恢復的極快，經過兩三天之後，已經和平常一樣了，不過這些天，却把秦梅貞累得面容削瘦了許多，石金龍對於秦梅貞也十分感激，在病好之後只好去到秦宅



、算是給秦梅貞答謝，那秦大彪經過女兒這場事，把自己過去的形藏，就算露出一多半來，他也懶意見人了，石金龍只見過他一面後，自己也不願意往秦宅去，石金龍安心是想無論如何此次不能再因循下去，無論那一時，遇到機會，能夠下手，定要即時下手，但盼能夠避免開秦梅貞，自己復仇之後，趕緊逃開鳳陽府，對於秦梅貞作一輩子負心人，不再見他，並且個人也打算只要能償心願之後，要投奔福建少林寺，尋找師父靜虛方丈，捨身佛門，削髮爲僧，終了一生，不要再牽纏這些世俗的恩怨，倒顯得心頭乾淨，一連就是三天，沒到秦宅，可是秦梅貞在第四天晚間，竟自到青林觀來相訪，神色上是很不高興，語言間寫怪石金龍不該把她置諸腦後，不到秦宅去看望她，因爲這時被火燒壞的那三間精舍，已經完全修理好了，秦梅貞依然獨自住在花園中，石金龍雖被她責問着，但是自己不會花言巧語，只會說是心懷鬱悶，不願意出去，秦梅貞一定的強激着石金龍到花園小酌一時，自己也說是心情鬱悶，正願意和師兄談談，並且自己有許多日沒操練武功，昨日偶然操練劍術，竟有幾個招術，運用的不能得心隨手，要石金龍去給他指教一番，並且叫石金龍把自己的寶劍也帶着，石金龍不好過却，只得提着劍，隨着秦梅貞一同奔秦家花園，這段路上，在夜間寂靜的寂靜，兩人踏着月色，一邊走一邊談着，直奔玉帶橋，過了玉帶橋，離着花園門不遠，石金龍眼中忽然望到靠宅子的大廳那邊，有一條黑影，身影很快，從牆頭上翻下來，只一連兩個縱身，已把身形隱去，石金龍好生心疑，可是秦梅貞似乎並沒有看見，兩人已走下玉帶橋，離着園門還有四五丈遠，貼着道左邊幾株大樹下，竟有人發冷笑的聲音，隱約的更聽得有人更哼一聲，石金龍說道：怪事！這是什麼人？師妹稍待我要看看他，石金龍並不等秦梅貞答話，騰身而

起，縱向林邊，決不提防林中人的暗算，穿林而入，仔細查看樹林外邊沒有一此別的形跡，也不見什麼人的踪跡，秦梅貞跟蹤趕過來，石金龍回身來，向秦梅貞道：「師妹宅中可有外人在這裏住麼？」秦梅貞道：「我已經兩天沒到前面去了，我爹爹也沒到後面來，不知是否有客人來，石金龍遂不再多問，一同穿着樹林外來，直奔園門，石金龍還在疑惑着，又恐怕是秦大彪接待了什麼江湖道，在這裏窩藏盤踞，秦梅貞既答對不知，那好再行追問，走進花園子，來到精舍前，果然這裏已經修整得油飾一新，秦梅貞早叫丫環小蘭泡好香茶，爐中焚着香，更顯得這屋中靜潔異常，秦梅貞高高興興的和石金龍論起開門造就來，自己真個的提着劍在精舍前，把一塵菴主所傳的操練了一番，向石金龍請教了幾種手法，石金龍因爲自己所學、和他派別不同，不過劍術中有許多相似之處，和拳訣上動用之理，大同小異，和秦梅貞已到了道義之交，決不用再存客氣之意，把自己所得所能，也毫不掩飾，操練一番，和秦梅貞印證兩劍術的手法，直到三更過後，石金龍告辭，秦梅貞却諄諄的囑咐，明日務必到園中來，還要和石金龍一同鍛鍊劍術，石金龍也只好答應着，但是離開花園之後，心念一動，方才所見的那夜行人，頗有可疑，趁此時要再入秦宅暗查秦大彪的動靜，和他這裏還有什麼人隱匿着，遂把寶劍插在身上，立刻轉回着撲奔秦宅的大牆，這裏的房屋形勢，石金龍完全知道了，一直的撲奔內宅上房秦大彪歇宿的地方，翻過東邊的一道偏院，經過南道座折轉往北，才到了當中大院，東房的後坡一長身，趕緊把身形隱下去，伏身在房坡後慢慢從房脊這邊探身，往下面查看，原來乍一上來，已然望到客廳，這裏竟亮着燈光，石金龍這時仔細看時，廳房的窗上，格扇上燈光很亮，天到了三更過後，還有人沒睡，這分明是秦大彪並沒回內宅。

石金龍略一張望，耳中已然聽到廳房似有人說着話，不過聲音很低，聽不真切，一長身縱到前坡，輕點着瓦壘，到了房簷口，這真一飄身，落在東廂了。趕緊往廂房這邊一貼，爲是這裏黑暗好隱身形跡，從牆根下移動着，到了東北角，一騰身竄到廳房的東間窗下，側着身子，留神着外面闖進來的人，石金龍輕輕把窗紙點破一小孔，望裏偷窺，只見秦大彪果然在這屋內，並且屋中還多着一人，竟是那自己的冤家對頭，金沙手呂子彬，他竟自在今夜又出現，石金龍就知道此人一到，與自己十分不利，靜靜的聽裏面講些什麼話，只聽那鎮山虎秦大彪說道：這件事我怎麼想不起了，他竟會是那老竹坡姓石的後人，這倒是我意想不到的事，果然他敢對我壞着這種惡念，只怕他就要死無葬身之地了，怎麼呂老師你既然早看出來，爲什麼不早早的告訴我，這個小冤家我早把他打發了，不至於留他活到今日，這時那金沙手呂子彬，却冷笑一聲道：大哥，這也不能盡怨我，上次我在宅中見到了他，本疑心就是十幾年前我們沒離開青狼堡，八月初七日夜間，那個突如其來的少年，入宅中動手行刺，那時險些被他所傷，當時雖在深夜之間，沒有辨青了面貌，可是我竟跟他動手過招，他一舉一動，已經牢牢記在心頭這次在宅中和他相遇，我已然知道他和梅貞姪女以師門而論，是師兄妹，並且朝夕一處常常鍛練功夫，我怎好把我所疑心的告訴大哥你，立時引起一場是非，不過那時我見到他，我已經暗中警戒他，叫他要明白我還是認識他，現在鳳陽地面，遇到一處，彼此全把當年的事完全錯開，各自放手，從前的事，就算一筆勾銷，我很想着，當初雖然不知道他到青狼堡尋仇是何居心，可是重隔這多年，若是沒有深仇大怨，也該放心了，更聽大哥你會說過，因爲他是個很有志氣的少年，很願意結成秦晉之好，把梅貞姪女許配給他，那一

來就是過去有什麼嫌怨，也很可以放手了，我本不願意離開這裏，我很想看他些日子，以便監視他的行動，不料自身未了的事又找頭上來，我離開鳳陽地面，無意中竟得到了他出身的來歷，敢情他少林寺靜虛和尚之徒，又拜在瀟湘劍客門下，雖得兩派真傳，到鳳陽地面完全是尋訪大哥你而來，我聽見這樣情形之後，頗為大哥你担心，倘若你絲毫沒有抵防，就許遭到他的毒手，所以我緊趕了來，好在大哥安然無恙，這件事你要早做打算，你要知明槍易躲，暗箭難防，何況他又和梅貞姑娘接近，言更是他容易下手的地方，大哥你不早做打算，後悔無及，這時鎮山虎秦大彪，却從鼻孔中哼了一聲道，那個小冤家，他敢生心暗算我秦大彪，我看是他的死期到了，只恨我那不成材的丫頭，引狼入室，把他勾引進來，反成了心腹之患，賢弟你這麼操心，叫哥哥我倒不好說什麼了，這件事沒有什麼難辦，叫我秦大彪看來，不過一舉手之勞，我處置他還不容易麼，金沙手呂子彬忙說道：大哥你不要看得那麼無足輕重，瀟湘劍客他那一門的劍術，是有獨得之密，一字慧劍為劍術中獨創一家的手法，你也要謹慎些才子，不過我雖然得着一切信息，大哥你已然這麼大年歲，自己既然打算完全退出江湖，無論什麼事不防多留些厚道，這石金龍何不饒他一條性命，所謂冤家宜解不宜結，你很可以教訓他一番，把他打發走，也就是了。」

秦大彪却哈哈一笑道：賢弟我的性情你是盡知，我無論對於什麼人，從來不肯輕易出手，可是我既然認定了他是我對頭人，我決不能叫他逃出手，我若是連這麼個後生晚輩全收拾不了，我也枉在江湖道上闖了，賢弟你不用管了，我自有辦法，石金龍在窗外聽到這種情形，不由心驚，知道事情發作已在眼前，自己就是不動手，也不行了。金沙手呂子彬分明是把我出身來歷，完全探聽明白，我難道還等得他找到

我面前麼？不過眼前若想下手，勢有未能，那鎮山虎秦大彪他練就的一身硬功掌力對自己已不是他的敵手，若是再加上這個金沙手呂子彬恐怕非要毀在他手中不可，索性再聽聽這秦大彪作如何打算，這時只見秦大彪狂笑了一聲，向金沙手呂子彬道：「這個小冤家，果真若是爲我而來，我本該立時對付他，賢弟你這修良言相勸，誠如賢弟的話，愚兄我已這麼大年歲，我應該事事往後退了，得放手時且放手，能容人處且容人，我自自有辦法，倘若他知難而退，那是他的福份，他果然是不肯甘心，我也只好對他下絕情施毒手了，不過我到現在依然是懷疑，以一個平常鄉農的窮子弟，竟能身入名門，得拜在這麼兩位成名人物的門下，這倒真是叫人想不到的事，若不是賢弟你這麼確查他的來路，旁人對我講我還真不敢相信呢！現在我知這小冤家，就算是賭一賭命運，我們看看究竟我和他的結果如何，金沙手呂子彬道：大哥你若是慎重一些，諒無妨礙，兩人說到這話風難轉，可是仍然沒有安歇息之意，兩人的話風又談到別處，石金龔在外面聽出秦大彪這些年來，實不是個安分之徒，他作過一任武官，完全是錢買的，倚着一任爲官，遮掩他一切的罪惡，此人實比較一般江湖道高，自己因爲現在無法下手，並且也要看看秦大彪究竟對自己要使用什麼手段，遂悄悄的離開了窗下，騰身縱起，竄到屋面上，退出秦宅，石金龔此時可實在是下了極大的決心，不敢過於對秦梅貞再接近，回轉青林觀中，那知第二日一早秦梅貞竟自打發老家人前來，說是有要事相商，石金龔只好跟隨着老家人來到秦宅，見到了秦梅貞之後，見她似乎激夜未眠，面容越發消瘦，一張清水臉兒，脂粉不施，娥眉淡掃，帶着愁容，石金龔這一問他有什麼事相商，秦梅貞令石金龔落坐之後，他却凝眸看着石金龔不語，石金龔反倒把頭低下，秦梅貞嘆息一聲，向石金

龍道：師兄你我一見如故，你很看的起我，這個師妹，我自從見到你之後，竟自覺的我在這茫茫人生中，好像有了無限生趣，我們雖則相見的日子不多，我一切行爲師兄你也該深知洞悉了。我個人所遭受的一切，沒有一點隱蔽的地方，完全告訴了師兄，只是師兄你來到鳳陽的圖謀，終不能坦然相告，師兄到現在你應該仔細想一想，你對我有已往救命之恩，我自幼喪母，爹爹是那樣性情。惟有師兄你對我有恩有義。我只盼師兄你鵬程萬里，就是在江湖道中也能夠成名露臉，你一身榮譽，到現在我說句叫外人笑話的話，實與這個師妹有關了，今日我當面請求師兄你，要憐念這個師妹一片丹心，決無絲毫惡意，你到鳳陽究竟是爲誰來的？務必要講個明白，師兄你若再再隱諱下去，那可太辜負師妹我一番苦心了，石金龍忙答道：師妹你何出此言？，我實在不明白你真意所在，來鳳陽地面我實有圖謀，我石金龍作事始終如一，我早已經說過，不能把這件事說與師妹，無論到了什麼時候，也還是一樣礙難相告，你我不是平常泛泛的交情，論師門中有同門之誼，論你我往還無一時不本着江湖正義，坦白無私，只有師妹你所問的事，不是應該和你說的，你何必這麼強人所難呢？秦梅貞娥眉一蹙，向右金龍道：師兄今日的話，我却不願師兄這麼講，我實在告訴師兄，不止於關係着師兄你一身的安危，連我也有朝不保夕之勢，師兄你還是明白告我吧！石金龍聽得秦梅貞今日問話的這麼情形，已經瞭然，一切就知道秦大彪授意，故意的這麼逼迫自己，遂向秦梅貞道：師妹，這麼一再逼問，叫愚兄我太難回答了，我究竟不知道師妹的真意所在，現在我只問師妹你，這種於我本身有生死安危的說法，是從何說起？難道我有什麼仇家，想不利於我麼？秦梅貞咳了一聲道，這件事到現在我說無法兩全，師兄你倘然還能顧念到師兄妹

之情，我秦梅貞對師兄是一片血心，你可以暫時離開鳳陽地面，稍過些時，我們再圖相聚，師兄你能答應我這要求麼？石金龍搖搖頭道：師妹，愚兄我從入師門受師訓，就不敢說一字假話，我不願欺騙師妹你，我對於鳳陽地面的事情，不辦理清楚，我決不願離開，秦梅貞道：難道這一帶有師兄你不共戴天的仇人？你不親手處治了他不肯甘心？石金龍道：或者也許是，於是秦梅貞立時變顏變色的說道：我想師兄的仇人，也許就在近前。石金龍忙說道：師妹你是怎麼講話？你怎麼竟這麼認賴我？拿師妹你當作仇人，我看師妹不要說這種戲言！秦梅貞道：師兄你不必相瞞，師兄你如若不能答應這個師妹的請求，我盼你能夠早早的把這個秦梅貞置之死地，我願意替你那個仇人領罪，師兄你可能夠稍發憐隱之心，成全我一點癡念麼？石金龍道：師妹你今日怎麼這麼任性。任性的，非把一切事攪在你身上，我和師妹你除去鳳陽府相遇之外，決無一面之緣，無恩無怨，怎會竟認定了愚兄我和你是仇人，秦梅貞冷笑一聲道：事到如今，我已經無法隱忍，實已查明，師兄你和我父親有不解之仇，你來到鳳陽地面完全是爲了他一人，如今師兄你還不承認，你是名門之徒，難道忍心叫這個師妹作人世上不孝女麼？石金龍被他用話這麼逼迫，覺得走頭無路，向秦梅貞道：師妹你實在是疑心過甚，好在愚兄的事眼前也就要解決，到那時真象大白，師妹你就該知道愚兄的一番苦心了。秦老伯是多大年歲，他早年雖則曾寄身江湖道中，可是那時只怕我石金龍尚在襁褓之中，我們怎會結仇，怎能結怨，這不是很顯然的麼？秦梅貞從鼻孔空中哼了一聲道：師兄你既然推的這樣一乾二淨，師妹我何嘗不願意，但盼師兄你所圖謀的事，真能與我無關，我要滿斗焚香，答謝上蒼的謬祐，師兄你若是再隱瞞下去，可太對不住小妹我了，石金龍巴不得

立刻離開了秦梅貞面前，因為自己這麼和他巧言遮辯，實覺痛心，對於一個一片真誠私衷含着以身相許的人，不能慨然和他述說心事，並且自己動手報仇，也就是她骨肉分散，生離死別的時候，自己早無法兩全，無法相顧，惟一的辦法，只有遠遠的躲開，不和他相見，能夠早下手復仇，逃出鳳陽地面，不再和他相見，留着終身穩痛而已！自己遂向秦梅貞告辭，可是秦梅貞眼含着痛淚，向石金龍道：「師兄我願你事要三想，對於這個師妹稍留香火之情才好，石金龍忙說道：「師妹你說那裏話來！愚兄我一生不作負心人，我決不是對師妹你毫無真誠道義，不過我有難言人隱，師妹你再等兩三日，也就可以水落石出。秦梅貞點點頭道：「任憑師兄吧！石金龍含着滿懷悲痛，立刻辭別了秦梅貞，回轉青林觀，此時石金龍越發的志決意堅，認定了不立時下手，恐怕秦大彪非要下手對付自己了，到了晚間結束好，在二更過後，立刻起身趕奔秦宅，才轉過玉帶橋，突然見橋那邊一遠，在樹蔭下似有一條人影閃動，石金龍趕忙往樹蔭上隱身查看，因為玉帶橋這邊沒有多少人家，此來必須時時的提防着遇到了，秦大彪身旁的人，石金龍遂從樹蔭下隱蔽身形，直撲玉帶橋，方才翻下橋來，突然一條黑影，飛落面前，石金龍插掌作勢，預備動手，可是來人忽的一笑道：「石師傅，不必驚疑，在下久候多時了，石金龍細一看，不由的恨得咬牙切齒，原來正是金沙手呂子彬，石金龍就知自己的事要糟了，他這一攔路阻擋，定是安心和自己爲難，遂厲聲的說道：「呂師傅，阻我去路，竟屬何意」，呂子彬道：「光棍一點就識，我今夜來意，石師傅不要誤會，我完全是一番善意而來，冤家宜解不宜結，石師傅很可以放手了，何況，秦家姑娘也是名師之徒，又跟你志同道合，石金龍既和他已結爲知己，現在焉能再忍心殺害他的父親，何況秦大彪的



本領你也深知，你真想下手時，未必是他的對手吧，如今解冤釋怨，你只要一放手，他也要痛悔前非，你是一個有志的英雄，秦梅貞更是一個巾幗鬚眉你們結為俠侶，爲武林中留一段佳話，豈不是勝於這麼白白的把性命送掉？石師傅你未免不智，我呂子彬和你無怨無仇，不願意你們弄出一場凶殘的慘事，所以早算計定了，你今夜定要前來下手，我特來這裏等候你，盼望你能夠俯納我一片良言，把這場冤仇，早早的放手，果然你把當年結怨的情形，明白講出來，我呂子彬願意再講出一般江湖同道，請大家評判是非，果然姓秦的埋屈，我們定要他在石師傅面前當面領罪，石金龍冷然說道多謝呂師傅你一番好意，不過這件事不是你呂老師所能管的，我石金龍抱恨十幾年，飄流在江湖道上，只有盼着能有手刃秦大彪之日，我爹爹慘死在他手中，我母親含冤莫白，懷恨而死，秦大彪霸據了我家田產，更打死了我父親，只要稍有人性的，焉能跟他善善甘甘，呂師傅你無怨無仇，你出頭攔阻我石金龍，我知道你是息事寧人，本着一番好意，現在我已經把真情實意告訴了你，請你不必強出頭，多管閑事，我們這種冤仇沒法子來解，我想呂師傅不能強行阻止叫我石金龍作了天地間不孝之人，金沙手呂子彬從鼻孔中哼了一聲道：石師傅你怎樣這麼固執起來，無論如何，你得賞我姓呂的薄面，我如今親眼看着你們鬧出這種凶殺慘事來，袖手旁觀不管，江湖道的朋友沒有這麼作的，石師傅我好敬重你是個有志氣的少年，我不忍叫你毀在這鳳陽地面，你可知姓秦的不是那麼好惹的人，他這些年來，所鍛練的功夫，石師傅你未必是他的敵手，我深盼你回轉青林觀，你細想索一下好在他在這裏安家立業，不是三朝兩日能走得了的，又何必忙在一時，石金龍聽金沙手呂子彬口風很緊，不禁十分憤怒，遂向呂子彬道：呂師傅，你這麼強人

所難，非要叫我石金龍遵從你的心意，我石金龍想難從命，呂子彬哈哈一笑道：石師傅良言相勸，不肯聽從我跟姓秦的生死患難之交，我呂子彬既然趕上這件事，要叫你對他下了毒手，我呂子彬何以爲人，石金龍厲聲說道：姓呂的！你有什麼超羣絕俗的本領，就敢這麼強人所難，不准姓石的報仇雪恨，你以爲我石金龍真不知你出身來歷，你不過是綠林道中的朋友，身上揹着多少案子，現在已經有人嚴拿緝捕，你還敢在姓石的面前耀武揚威，你也太不知自愛了，呂子彬也厲聲喝叱道：石金龍！姓呂的看的起你，好言好語和你講，你這麼不給姓呂的稍留情面，叫你死了心，有呂子彬在鳳陽地面，你就休想動姓秦的一指，石金龍此時已經忍無可忍，一抬手壓劍柄，噲的一聲，青鋼劍撤出鞘來，向金沙手呂子彬喝叱道：呂師傅好言好語對你講，你竟敢多管閒事，阻攔我不准下手，姓石的索性連你先收拾了，也算爲江湖道上去一禍患，金沙手呂子彬伸手撒背後刀，往後一撤步，喝聲：姓石的！你那點本領，呂老師早見識過，今夜這是你自己找死，怨不得姓呂的手下無情，說話間，石金龍揉身而進，猛撲了過來，青鋼劍往後一遞，白蛇吐信，向金沙手呂子彬胸膛上便點，呂子彬往旁一恍身，掌中這口純鋼厚背刀往上一翻，用刀身找劍身，硬往外纏，石金龍掌中劍往下一沉，左手劍訣，往外一展，右手劍斜向呂子彬下盤就劈，呂子彬右腳往後一滑，一帶掌中刀，反臂現刀，向石金龍右肩頭後猛劈下來，石金龍往左一帶劍，劍隨身轉，從左往後一個盤旋，青鋼劍翻回來向金沙手呂子彬右肋斬來，呂子彬把刀法施展開，他手底下功失實在不弱，所用的是五虎斷門刀法，頗具威力，崩，扎，窩，挑，刪，砍，劈，剝，這口刀上下翻飛，一招一式，全見功夫，石金龍早已知道金沙手呂子彬爲綠林道中有數的人物，他一身功夫，全得真

傳，和他一對上手，決不稍存輕視之心，掌中這口青鋼劍，竟把瀟灑劍客所傳的「一字慧劍」施展開，這趟劍術，實在與眾不同，劍身上青光閃爍，每招施展出來，全有精純獨到的功夫，並且這趟劍術，變化神奇，虛實莫測，點，崩，劫，挑，刺，扎，劍法上全有精純的火候，兩下一搭上手，就是二十餘招，石金龍劍術上雖然得瀟灑劍客的真傳，不過這種劍術。得仗着火候到，功夫深，多一年的功夫，是多一年的火候，對付呂子彬這種勁敵，雖則應付有餘，可是想立時取勝，還不容易，兩下纏戰到二十六七式，金沙手呂子彬這趟五虎斷門刀，雖則能把自己的門戶封住，可是要想取勝也非常容易，金沙手呂子彬忽然想到此時已然和石金龍翻了臉，這時候各走極端，誰也不能再讓誰，一招半式，自己急切間，不能取勝，遂虛砍一刃，往玉帶橋這邊退下來，石金龍怒叱一聲：姓呂的！你想用暗箭傷，你儘管施爲，姓石的早領教過了。那金沙手呂子彬，他並不是想用暗箭來傷石金龍，他是想把石金龍誘進秦宅，自己犯不上殺人不落兩手，他和秦大彪是硬對頭，他們的賬叫他們自己去算，金沙手呂子彬安定了這種心意，直撲秦宅，石金龍壓劍緊追，一步不肯放鬆，過了玉帶橋，也就是才出來六七丈遠，離着秦宅的大廳，尚有半箭地，在道旁的一株大樹下，猛然有人喊了聲：姓呂的今夜是你落葉歸根之時，你還那裏走！金沙手呂子彬猛把腳底下步眼一收，從那株大樹旁傻傻的打過兩塊飛蝗石來一聽這種暗器的風聲，金沙手呂子彬十分心驚，趕忙往左一滑步，跟着往右一擰身，掌中刀翻出去，把飛蝗石打落地上，金沙手呂子彬厲聲喝道：什麼人？隱隱藏藏暗中算計呂老師，我倒要看看你是如何人！呂子彬在喝喊中，腳尖一點地，向這株大樹後撲過來，石金龍在他後面追趕，決沒放鬆，此時也聽到迎面樹後有人發飛蝗石阻攔

呂子彬，自己趁勢往前用力一縱身，猛撲上來，金沙手呂子彬身形撲到大樹旁，暗算自己的並沒現身，後面追趕的石金龍已然在背後，金沙手呂子彬由任往後斜着一翻身，左臂一抬，往後一指，叭的一聲一支袖箭，迎面打來，石金龍往右一閃，這支袖箭擦着右耳旁打過石金龍才要發聲喝罵，突然在金沙手呂子彬所停身的那株大樹上，枝葉唰啦的一聲，有人在高聲喝叱道：姓呂的！這點本領，全施展出來，不過如此，謝老五等候多時，金沙手呂子彬往起一仰頭，可是樹梢子上面一陣枝葉折斷之聲，從上面飛落下一人，竟落在呂子彬的身後，金沙手呂子彬猛一翻身，石金龍這時已經揉身而進，掌到他背後，青鋼劍已然遞過來，向他左肋上猛刺，金沙手呂子彬往右半轉身，左手壓刀背，這口純鋼厚背刀，反向石金龍口劍身上猛劈下來，石金龍掌中劍往下一沉，劍尖已然掃着地面，往後一帶，劍隨身轉，竟自一個盤旋，這口青鋼劍離着地面也就是一尺五六，反向呂子彬的雙腿上斬來，金沙手呂子彬一個「旱地拔葱」往起一騰身，竄起有丈餘高來，往下一落，已經退出六七尺去，可是方才從樹頂子上現身這人，帶着笑聲，向呂子彬招呼道：呂老師這次咱們該清算舊帳了，金沙手呂子彬壓刀撤步，不禁心驚，見現身的人，正是屢次和自己為難的老捕頭，入雲龍謝小江，金沙手呂子彬知道今夜他在此地二次現身，自己要想逃出他手去，勢比登天，痛恨之下，口中說了聲：謝五，呂老師又沒把你孩子趕在井裏，你竟自這麼苦苦相逼，殺人不過頭過地，姓呂的若叫你逃出刀下，我就枉在江湖道上闖了。入雲龍謝小江一聲冷笑道：呂子彬這正是你拚命的時候，你不拚這條命，也算交給了謝五，跟謝老五打這場官司吧！入雲龍謝小江話聲中一擺金背刀，揉身而進，石金龍也認識來人，這位老捕頭喬裝改扮，在鳳陽地面正是爲的呂

子彬，以及他一般黨羽，此時他竟現身，無形中算幫了自己的忙，石金龍因為事情已然洩露，今夜只要把這機會錯過，秦大彪得了確實的信息，就是不逃走也有了嚴密的提防，自己不止於不易得手，還許爲他所害，現在顧不得許多，只有上前動手，先除了這呂子彬再說！拿定了主意，也猛撲過來，一刀一劍雙戰呂子彬，這金沙手呂子彬武功雖好，這兩個敵人，他只能對付一人，以掌中一口刀，要想應付這兩個人，實在是不易取勝了，呂子彬在這種情況下，那肯甘心就縛，他拚命應戰，無奈入雲龍謝小石這口金背刀，他是早已嘗試過，石金龍的劍術得自名門正派所傳，二次正式遞上招，只走了六七式，入雲龍謝小江金背刀是「烘雲托月」式，由下往上翻，反着刀身，撩呂子彬的右臂，呂子彬猛撤招，「葉底摘花」式，刀從下往上一撩，反向謝小江的肚腹上挑來，可是石金龍的劍也到了，在他背後掄劍，向左肩頭就劈，呂子彬向左滑了半步，把身形向左一帶，他把刀順勢帶回來，往石金龍的劍身上斜劈，可是入雲龍謝小江這時這口金背刀倒轉陰陽，刀背向上，刀刃向下，一抖腕子，反往呂子彬的純鋼厚背刀刀刃上一崩，噲的一聲，火星四濺，呂子彬的刀被崩得往上揚起來，這一來門戶已然閉不住，石金龍往外一振腕子，竟向呂子的胸口下猛刺過來，呂子彬再想變招，解救那還來得及，只有往左用力一撐身，嚇的一下，石金龍的青鋼劍扎在了他的右跨上，呂子彬吭了聲，身軀倒退，右跨這一受傷，右腳已然不得力，只退出兩步去，老捕頭入雲龍謝小江往前一上步「大鵬展翅」，金背刀往外一展，刀頭又劈，在他右腿上，呂子彬任證如何健壯，也禁不住兩處帶傷，身軀竟自向樹旁倒去，入雲龍謝小江暗暗一笑道：呂子彬你也有今夜，官司居然你就認頭打了，那知呂子彬猛然往起一翻身，他喊了聲：姓謝的，

呂老師偏不叫你趁心如願，他把手中刀往起一提，竟往頭頂上抹過來，他是知道他的官司只要一收去，休想再出來，羞憤之餘，竟要橫刀自刎。

#### 第四章 午夜燈昏誅仇揮慧劍

可是那謝小江早已隄防到，往前一步，把掌中金背刀一顛刀頭向呂子彬身上一振，竟給他振脫了手，這位捕頭入雲龍謝小江撮唇輕輕打了一聲胡哨，從玉帶橋旁樹林中飛竄出一人，正是這位謝捕頭的徒弟沈華英，撲到近前，也不後防猛然向呂子彬的兩隻腕了一抓，給他隨到背後，手法真快，動手之間，已綁紮了個結實，這是捕盜拿賊特殊的一點技巧，石金龍這時縱身到老捕頭面前說道：謝師傅久違了此人可有犯案，你能把他帶走麼？入雲龍謝小江哼了一聲道：現在實對石師傅你講，這個呂姓的和他那個師弟蔣兆熊，還有一個姓蔣的，全是在江浙一帶作綠林道多年，可以說是積案如山，只爲手段高明，作出案來漂亮，這些年來，被他們逍遙法外，自從去年他們又攪了幾案，事主全是有勢力的人，我們在官應役的，爲他們吃了極大的苦子，我謝老五爲這幾個正點兒，幾乎把老命全送了，我來到鳳陽地方，喬裝改扮，在這邊臥底，有半年的工夫，知道本地這個姓秦的和他們全有來往，要按公裏說：本可以請當地捕頭協助緝捕，這羣積盜，說句叫石師傅你見笑的話，當地的官人，幾乎叫他收買的成爲一黨，不止於不能幫助我們辦案，反倒屢次從他們身上壞事，這次還算是萬幸，那雲中鶴蔣兆熊已然落網，還有幾個黨羽，現在已經有人跟蹤去，大約到寧波地面，也可以把他辦着，只有這個金沙手呂子彬從鳳陽

我跟到他湖南，二次又翻回來，今夜總算沒把他逃出手去，現在我在本地辦他，揆着極大的險，我們師徒只好不按着公事去辦，不再知會本地面，現在得趕緊把他逮解出境，只要一交到鳳陽府官家的手內，恐怕依然被他逃出手去，石師傅你的事，我也很明白，恕我師徒不能幫忙了，咱們後會有期，石金龍道：謝老師今夜已承你相助，給我去一個勁敵，我現在去找姪秦的復仇，可以放手去作了，我得到你的盛情只要我能夠把仇人除淨，傲倖的活着，離開鳳陽府，我一定要到浙江杭州去拜訪，入雲龍謝小江道：石師傅你這裏倘若成功之後，不必費事去找我，我謝小江已到了這般年歲，這碗飯我實在吃得夠了，只要我能把他交了案，消了差，我立時離開杭州，我要到北方去，因為我在北省人，我回我的故土原籍，吃一碗莊稼飯，安分守己的終老故鄉，於願已足，咱們再會吧！入雲龍謝小江和徒弟沈華英把金沙手呂子彬架起，向玉帶橋那邊走去，石金龍此時因為得到這位老捕頭之助，把呂子彬除掉了，自己振奮起精神直撲秦宅，這時不過是四更左右來到秦宅大牆這裏，略一張望，一聳身，竄上牆頭，這一帶全是輕車熟路，省却許多手腳，往前院屋頂上翻過來，直撲客廳，這裏只見客廳窗上，尚有燈光，石金龍就知道鎮山虎秦大彪並沒有到內宅去睡，自己正願意他離得後院遠些，免得被秦梅貞聽見，石金龍飄身落在院中，躡足輕步直撲客廳窗下，從窗上原有的紙孔往裏探查，那知道鎮山虎秦大彪今夜竟沒有睡下，穿着一身藍綢子短衫褲，赤着足拖着鞋，正在低頭來回在客廳走着，似乎想什麼心事，石金龍想到時機不能失去，分明那呂子彬是受秦大彪差派，把守在玉帶橋邊等候自己，他對我已然安心下手，我不動他，等到天明之後，他見呂子彬沒有回來，定然疑心已毀在我的手內，他焉肯再放過我，石金龍打定了主意，

自己想生死在此一舉了。索性安心和他一拚，圍到廳中，動手要亮劍刺他，一計不中，再想還招，屋中亮不開勢，非得毀在他手內不可，他雖則有橫練的功夫，好在我和他較過力，若是在有防備之下，我想動他，未必如願，只要在猝不及防之下，我把力量貫足了用「抱樹功」「擠按力」「靠山掌」，這種重手法，暗中襲擊，足可以把這惡賊制之死地，成不成，只好這麼一拚吧！石金龍打定了主意，把背後面的劍往下按了按，蹣足輕步到了門首，把門旁格扇上窗紙點破了一小孔，往裏看時，見鎮山虎秦大彪仍然是低頭來回走着，趁着他轉過臉去時，石金龍捏住了風門，輕輕向外一提，風門錯開一線，從門縫往裏看，還算是天賜良機，格扇門並沒掩閉，並且伺候客廳的下人們，已經把兩扇格扇前的方漆櫃子搬開，現在把格扇已經推過一半來，石金龍輕輕把風門拉開尺許，自己留神着肩頭和左肋下擰着的劍柄，劍鞘，已經輕輕閃進風門內，更把風門隨手帶過來，石金龍雖則進的客廳門，他的身形，可是被這扇格扇擋着，不致被秦大彪發覺，自己不敢將身耳中注視着秦大彪的腳步之聲，因為廳房地勢很大，秦大彪已然走到這邊，石金龍可是提心吊胆，自己的心跳得自己全聽不見，因為他只要往前多走兩步，就得迎面被他發現，那一來就許落個冤沉海底，死在他手中，倏倏的秦大彪走近了格扇這裏，竟自一轉身，仍然向裏走去，石金龍因為這是千鈞一髮之時，右腳往前一上步，向北邁出一步來，已經離開格扇，石金龍這時可是往西走去，石金龍氣納丹田，把全身的力量完全交到雙臂上腳下輕輕一點，縱到了秦大彪的身後，無論身形怎樣輕，總有風聲，這叫天意該當，總算石金龍死去父母陰靈護佑，因為對他下手運足了力量，用「雲龍探爪」，奔秦大彪的腦後穴一擊，足可以震死，可是若被他閃開，那就算完全失敗，所以決



不敢這麼下手，石金龍必須從後面猝然襲擊過來檢他致命處兩肋上下手，可是他原本是倒掛着手，石金龍決不能撲到他身後，往雙臂下探掌去抱他，秦大彪不是弱者，石金龍掌穿不進去，他立能把身縱出去。石金龍這一撲過來，雖然輕身，可是力用的足，無形中帶出一些寒風，向秦大彪的背後一撲，秦大彪哦了一聲，他自然之勢是把背着的手往前一圈，要從左往後轉身看，石金龍可是到了，雙臂猛往秦大彪的兩脇下一棒，用少林派的吐氣開聲之法，嘿的一聲，雙臂可全攏到他兩脇上，石金龍在爭生死的時候，十幾年抱樹的功夫，竟全用到秦大彪的身上，秦大彪一來沒有防備，二來石金龍這神功夫純，他雖有鐵布衫之功，因為他不知有敵人，氣和力全沒提起來，兩脇上那禁的住這麼大力量，往里一擠兩脇上咯喳的輕響，秦大彪暴喊個「噯」字，就這樣他猛然往後用力的一抗，石金龍的身軀完全被震倒撞出三步來，跌在地上，可是秦大彪一轉身，面如金紙，眼似銅鈴，咬牙切齒，還要往前撲，但是身軀一恍，熱血往上撞，再也支持不住，撲通一聲，倒跌在地上。這樣他還努着力的往起一掙扎，依然斜着身，坐了起來，嘆的一口，噴出一口血來竟自發着一種獠笑，咬咬牙厲聲說道，石金龍好冤家，你敢圖謀我，你究竟是誰？石金龍這時已經騰身躍起，伸手把劍撤出來，用右手指着鎮山虎秦大彪說道，我是老竹坡石璞之子，我爹爹慘死在你手中，我母親含冤告狀，被你金錢勢力所買，縣衙前告了三天，三夜，遞不進狀子去，你更把我父親的屍首盜走，叫我們想要為死者伸冤沒有證據，可憐我母親含冤沒白，也飲恨而死。我石金龍懷着這種不共戴天之仇，焉能不報，可憐投師學藝，十幾年來，就為的今日秦大彪現在叫你死個明白。那秦大彪苦笑一聲，口中竟喊着貞兒！你快來救我，石金龍往前一縱身，更竄了過來，腕子一用

，這口青鋼劍穿入秦大彪的腳脛內，秦大彪慘叫一聲，仰身倒去，石金龍把劍撤回來，還想刺秦大彪的心去爲父母祭靈，就在這時，院中已經有人喊嚷，你們快來，有人謀害大人了，正是個候廳房的家人秦祿，被秦大彪的喊聲驚醒，他跑了過來，從窗外往裏偷窺之下，吓的他倒退出老遠去，才發着喊嚷，石金龍驀然想到，家人這一聲張，秦梅貞定然立時趕到，自己再耽擱就走不脫了，他立刻不敢再遲延，把寶劍上的血往秦大彪的衣服上拭了兩下，一轉身，竄到廳房門口，把風門推開尺許，一縱身竄下月台，那家人秦祿只有吓得怪叫着跑，他那敢阻攔，可是石金龍也不願再傷這沒用的人，立刻想縱身往廂房上竄，這時從後院角門那裏飛縱進一人，向家人喝問：秦祿你嚷什麼？石金龍一見秦梅貞趕來，自己真是急得無地自容，一轉身竄上了東廂房，那秦祿此時連吓帶急話已經說不俐落，竟向秦梅貞招呼：小姐你快去看。秦梅貞已經看見了石金龍，一聲不響竄上廂房急忙招呼：你這是作什麼？石金龍只得答了聲：師妹再會吧！自己趕緊縱身翻過房後坡，撲奔跨院，秦梅貞已經知道要糟，口中忙喊着：爹爹！自己闖進了客廳，一進客廳門，在暗淡燈光下，只見爹爹陳尸在地倒臥在血泊中，秦梅貞哭着叫了聲爹爹你果有今日，撲到前進，略微看了一下，胸前尚在往外冒着血，知道已經無望，咬牙切齒說道：爹爹我是你的女兒，我不問事情如何，我得給你報仇，提着劍一轉身，竄到廳房門口，一抬腿把風門踢開，飛縱到院中，騰身而起，也從東房上追了下來，石金龍這時已經翻出宅外，也是當局者迷，這種情況下，你那能奔玉帶橋上過去，石金也是心慌意亂，竟自直撲玉帶橋上，秦梅貞追出不遠，已經望到石金龍的後影，高聲喊嚷，石金龍你若是堂堂男兒漢，可不要走，秦梅貞有話問你，石金龍回頭一看，師妹已經趕

來，自己知道走不脫了，事已至此，無可如何，這叫命裏該當，停身站在玉帶橋前橫劍等候，秦梅貞如飛的追到近前，一句話也不說，猛往石金龍近前一撲，舉劍就劈，石金龍往旁一撇身，用自己的青鋼劍往外一撥，只中在喊著：師妹你得容我說兩句話再動手不遲，秦梅貞一劍劈空，一翻腕子，往回一提的劍刺空，跟着翻身，倒轉陰陽，彌腰一劍斬來，石金龍往左一斜身，橫縱出去，往道旁一落，跟着又一擰身，已經竄到玉帶橋的半腰，厲聲招呼道：師妹你報父仇，又有何難，只要你容我說完了話，任憑動手，秦梅貞此時淚流滿面，銀牙緊咬，緊握着劍，停住腳步，恨聲說道：石金龍現在還有什麼話可說，落個回歸於盡，倒也乾淨，你算是盡了孝，作了孝子，你叫我秦梅貞作不孝之女，那是妄想！好在決不活下去，不親手殺了你，我決不甘心，石金龍長嘆一聲道：秦師妹！我知道早有今日，可憐我石金龍懷仇十餘年，我爹爹被你父親慘害，含冤而死，尸首還是在青狼堡後找尋着的，現在還寄埋在金佛寺內，我慈母也是窮愁而死，完全是死在秦大彪手內，他竊據我家田產，死我老父，我母親憂憤窮愁而死，我流落江湖，幾乎作了異鄉的餓殍，好容易投師學藝，練就了武功，找尋他報仇雪恨，千不該，萬不該，和師妹一番相遇，結下這段冤孽緣，我不共戴天之仇，不能報，師妹你如今爲你父親報仇，也是理所應該，這篇賬在人世間是算不清了，我石金龍到陰曹地府求閻王爺給我個公道吧！話已說明，師妹你就趕緊動手，我石金龍成全你作個孝女，不叫你作天地間罪人，我不惜這條命了，說着話，向玉帶橋下走過來，秦梅貞咬牙得咯吱吱響，眼淚像斷線珍珠般流下來，聽着石金龍把話說完，却帶着哭聲說道：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上，幾乎凍餓在破廟中，我忍受着世人所不能忍受的痛苦，掙扎着活下來，我就爲的是爲屈死的老父，含冤而死的老母報仇雪恨。青狼堡我已經有一次復仇未成，幾乎落在了金沙手呂子彬的手內，我才重投到瀟湘劍客的門下學成「一字慧劍」，別師入江湖，到處尋訪我這仇，師妹你要知道我兩位恩師們戶正大，門款嚴嚴，不許取不義之財，我是一個不通世事的少年，從家中逃出來，就是入師門學藝，我謀生困頓江湖中，容易來到鳳陽地面，找到我這不兩立的仇人，我怎能輕輕把他放過，明知道我這麼放手去作太對不過師妹你了，但是我不這麼作下去，我石金龍實無法活下去，不能作忤逆子，我對師妹的自心，只有以我這條殘生來補報，好在我早有心願，我石氏門中雖然只有我這條後代，可是我早存着跳出紅塵之心，只要復仇之後，我一定要去找我那位齷齪方丈老恩師，我情願削髮空門，捨身三寶，可是現在師妹你在我面前竟給我這種難題目，現在我石金龍也法勸你不死，我叫你作個報父仇的孝女你也不肯作，師妹這種事無法兩全，只有歸諸命運，師妹你真不想活下去麼？秦梅貞這時寶劍仍然沒撒手，斜着身軀在地上，右手的寶劍斜扎着地面，聽石金龍說到這，竟自大哭起來，哭聲一斂，牽然答道：師兄你看我能活下去麼？天地間再沒有我立身之地，我不死何爲？石金龍答道：很好！既是這樣，我石金龍也決不偷生人世，我們一同離開這險詐的人生，荊棘江湖，不過我們死得要明白，師妹你到現在清清白白，對的過父母，對的過自身，對的過師友，師妹咱們何不仍然到廟帝廟中把我們不能活在世上的情形，留給後人，也免得身死之後，落下蜚語流言來，那可死後魂魄不安了。秦梅貞右手用力一按劍柄，騰身躍起，向石金龍道：師兄我信你說的是肺腑話，我情願遵從你的主意，我們在人世上爲了冤孽牽

纏，逼迫得我們求生不得，求死不能，這麼痛快的去作，倒覺得比委曲求全活在世上強的多，師兄咱們走！我但願真個的鬼神有靈，能夠見諒我的苦心，魂歸幽冥，能夠長久在一處結合下去，我決不求再脫生人世了。石金龍答了個「好」字，這時把左臂的傷痛完全忘了，頭一個引着，一直往東走下來，到了往青林觀轉角處，却直撲田野間，這時月影西斜，野風陣陣，荒涼的曠野中，只有這一時悽冤憤的師兄妹，不作一聲，腳下緊走，直撲那坐關帝廟，但是到了這關帝廟，石金龍驀然想起這個怎麼辦？這是個廢廟，並沒有燈火，又怎能夠借着筆墨、傾吐滿懷冤憤，一腹牢騷，若是這麼糊里糊塗的橫劍自刎，定要遭人唾罵，自己想決不能三心二意，再作別的打算，遂向秦梅貞說道：師妹你在廟牆外稍待，我想起神案上或者有火石引火之物，我找着引火之物，師妹再進去，石金龍往起一縱身，但是現在因為這條左臂受傷很重，牽掣得身軀全有些笨重，雙臂一扶牆頭，石金龍幾乎摔下去，把左臂的傷口振動，痛得一身冷汗，算是右臂用力掛住牆頭，才算是身形沒翻下來，可是往裏面一望時，竟自驚呼道：秦師妹，天助我們成全這段心願。大殿裏面佛燈已點起，師妹你不用遲疑，趕緊翻牆來吧！秦梅貞聽着石金龍這話，覺着十分驚異的立刻往上一縱身，竄上牆來，上時石金龍因為帶着傷痕，強掙扎着，往牆上竄，左肩頭痛激肺腑，咬牙忍耐着，翻到牆上，飄身落在牆內，這時秦梅貞也跟着到了廟牆裏面，果然從外面就看到虛掩着的堂門內，迎面的琉璃燈放着昏黃的光焰，但是秦梅貞轉一思想這或者是白天有人到廟中燒香還願。琉璃燈並沒熄滅，這時石金龍把殿門推開，頭一個走到表面，秦梅貞也跟了進來，石金龍竟自先行向前跪倒，衝着關聖帝君的塑像行禮叩拜畢，向上祝告道弟子石金龍叩求關聖帝君鑒察。

愚誠弟子幼遭喪亂的父母含冤而死，弟子流落天涯，投師學藝，以報不共戴天之仇，鳳陽府地面幸遇仇家，大仇得報，只是與秦師妹狹路相逢，詎同手足，大錯鑄成，秦師妹竟是仇人之女，弟子與秦梅貞到今夜全立於無法自全的地步，惟有拋却紅塵未了緣，期諸來世，叩求關聖帝君，使我兩人各遂心願，弟子生生世世不忘大德，石金龍站了起來，往旁一撤身，秦梅貞趕緊也跪在那裏，向上祝告道：弟子秦梅貞，叩求關聖帝君鑒察弟子一切，弟子身爲女兒，遭逢不幸，老父早年曾入了江湖，作些不法之事，石金龍之父，竟被子的老父所害，冤沉海底，石金龍以人子之心，千里尋仇，不過弟子幼年喪母，對於老父一切行爲，決不知情，與石金龍師兄相遇，弟子實爲一片憐才之心，相識以來，彼此間情同手足，弟子實有終身相託之心，相識以來始終保全清白，如今發生意外，石金龍師兄又做了弟子殺父之仇人，弟子不報父仇，爲秦氏門中不孝之女，不過對於石金龍數月以來，雖不及私，已情深意厚，弟子生爲不孝的罪人，故此甘心就死，叩求關聖帝君，能使弟子死後不落污名，余願已足。秦梅貞叩頭祝告完畢，已然站起，也往旁一撤身，面對着石金龍向石金龍招呼道：師兄你今夜能落到這樣結果，師兄你不怨恨我這個師妹連累你麼？石金龍哈哈一笑道：我石金龍到今夜大仇得報，冤屈得伸，於願已足，沒有什麼怨恨師妹之慮。只不過有一件未了之事，深爲遺憾，就是我亡父的尸骨，尙葬埋在金佛寺內，我不能把亡父的靈柩運回去，使老父屈死冤魂得正果，這是我至死不能釋懷的事，不過世上的事那能夠完全盡如人意，只有把這些事作爲我未了的心願吧！說話間石金龍已經把劍撤出來，先用右手的中指刺破，用指尖在粉牆上寫了兩行血字，向秦梅貞招呼道：師妹，愚兄先行一步了，我先在鬼門關等你，可是秦梅貞也



忙招呼聲師兄傳走！我願意跟你一路同行。這兩人同時把劍往起一舉，毫無留戀的往項上一橫，眼看着這兩人就要血濺關帝廟，可是就在這危機一髮之時，突從上面落下一人，這人往神案前一落，口中更喝叱着道：好糊塗的孽障！可是這人身形一下來，石金龍跟秦梅貞兩人已橫的劍竟被這人一擋，這兩口劍脫手而出，石金龍、秦梅貞各往後退了一步，在驚惶恐懼中察出來人，那秦梅貞哭着招呼了聲：師傅你老竟來到這裏，弟子太對不住你老了。秦梅貞竟自跑在了神案前哭了起來，石金龍也辨別出隱身在承塵上面的竟是衡山玉清菴一塵菴主，石金龍，趕忙下跪，一塵菴主叩頭道：弟子在鳳陽府遇到了仇家，蒼天保佑，弟子竟能報了大仇，只是和秦梅貞師妹誤結下這段怨冤緣，到今日竟自無法擺脫，迫不得已，只有橫劍自刎，菴主你看，在佛菩薩的面上，慈悲弟子們吧，一塵菴主口中念道：阿彌陀佛，這才是前世冤家，才有今生一遇合，這種事情是人力所不能為，造物的安排，任憑你有多大智慧，也不易逃出這段魔障的圈子去了，石金龍、秦梅貞兩人，也要仔細想一想，只顧一時想到眼前的局面無法兩全，你們可就忘了在你們橫劍自刎之後，陳屍在地，一個孤男，一個少女，你們就不怕旁人信口的批評，足能夠叫你們萬劫不復，何況你們全是得名師的傳授，師門受藝，十載辛勤，如今竟這麼輕輕的死去，你們自認爲能夠盡了孝心，保全了你們兩人以往的情義，不止於作了恩愛冤家，可就沒想到人言可畏，不只於兩人死後落個不清白之名，連你們兩人的師門全被你帶累的蒙受污名，你們想想死得豈不太冤？秦梅貞哭着說道：師傅話雖是這麼說，師傅也得替弟子想想，弟子遭逢到這種局面，父親被人殺害，我作女兒的，又是名師之徒，焉能置父仇於不顧，可是上天對弟子的安排也太慘了，竟是弟子和石師兄的一番遇合，到如

今我怎能眼着殺父的仇人在面前若不肯爲他老人家報仇雪恨，可是弟子想殺仇人，叫我如何下手，弟子只有早早離開這個世界上，除此別無他法，師傅，弟子這麼做難道不對麼？一塵菴主嘆息一聲道：梅貞，你且站起來，一塵菴主又回頭向石金龍看了看，嘆息着說道：石金龍你的遭遇太可憐了！貧僧焉能不把你從苦海中救出來，叫你早登彼岸，可是你傷痕頗重，再若耽擱下去，你這條左臂就要廢了，快快起來，貧僧與你師父靜虛老方丈，跟瀟湘劍客也是道義之交，我焉能不盡力救你，你快把那傷痕處衣服脫下來，貧僧給你先治過傷再講別的事，這位一塵菴主生得慈眉善目，可是他說話好像是十分嚴厲，叫人不敢不敬重遵從，石金龍此時已經守着必死之心，可是對於這位菴主的吩咐，却不敢違命，只好把左臂上包紮的布解下來，這時他的傷口處已經被藥封住，一塵菴主趕緊把那淨水瓶取下來，把石金龍傷口處用水沖了一下，這回菴主從香袋中取出一瓶藥水來，重新給石金龍敷上藥，包紮好了，石金龍謝過了菴主的慈悲，菴主即向石金龍說道：石金龍你爲的報父仇，十幾年間受盡了顛沛流離之苦，你懷着報仇之念，尋訪仇家，這正是你孝子之心，可是你石氏門中只有你這條香煙後代，你報之後，竟要這麼輕生，你倘若真個鬧出意外來，把你過去報父仇的孝心完全湮沒了，反作了石氏門中的罪人，你要仔細想一想含冤而死的爹娘，更對起秦梅貞師妹，這種做法，完全錯誤，你父親死後的屍骨尙未能運回故里，你又沒有兄弟姊妹，你雖然把你父親的仇報了，他死後的冤魂流落異鄉，還有誰來管他？並且你這個師妹，雖是生在那樣的人家，他個人的根柢深厚，居然能夠保持他作人的操行，不過你殺了他父親，却和他來到在廟帝廟中同時橫劍自裁，叫外人看來，豈不落個殉情而死，你不至於沒成全他，你反

倒害了他，縱然你留下血書，表明心跡，但是在這種世俗淡薄，有誰肯信，你這麼作，豈不是太以糊塗！你快快的要熄了這種念頭，貧僧定要給你個辦法，秦梅貞在一旁哭着道：師傅，你既然認爲我們這們作的不對，我求師傅你發大慈悲，把弟子渡入空門，弟子情願削髮爲尼，佛前懺悔一生的罪孽，這紅塵中弟子實在不願意留戀了。一清菴主把秦梅貞拉了起來，更向石金龍道：金龍你也起來來，貧僧有話對你們講，這兩個人先後叩頭起來，一清菴主站在神案前，向秦梅貞說道：梅貞你怎麼這麼糊塗起來？事有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你應該分的清清楚楚，爲師十年訓誨，難道就教你今日這樣收場麼？秦梅貞流着淚說道：師父要原諒弟子，弟子處境實在生不如死，叫弟子怎樣活下去？弟子前生孽債牽纏，才有今日這樣難以擺脫的孽債，求師父慈悲弟子能夠把弟子帶赴衡山，弟子身入空門，決不後悔。一清菴主冷笑一聲道：你把身入空門看的這麼容易，雖然是佛門廣大，無不渡之人，但是佛家注重一個「緣」字，你只有傳授授藝之緣，却沒有佛門香火之緣，我焉能謬天而行，更向石金龍說道：石金龍你曾受靜虛大師的慈悲，拜在少林門下，靜虛大師是少林得道的高僧，你雖然俗家弟子，他也曾教誨了你數年，跟隨那樣名師的身旁，多少也得些教益，何況瀟湘俠客爲當代大俠，他那種趾氣凌雲，你在他門下數年化育，怎的氣量還這麼狹窄，禁不住一點風波阻難，你竟自作這種糊塗事，倘若你兩位恩師，不論那一位，來到鳳陽地面，看見你陳屍闕帝廟，豈不叫他痛心欲死。任你心地如何坦白，行爲如何正大只是眼前的表現，一般俗人焉能相諒，眾口鑠金，你橫劍自刎之後，爲自身及師門留下污名，死到九泉，你豈不愧死！你茹苦含辛，報父仇手戮仇人，這正是你的孝心，可是你和秦梅貞一番遇合，完全是基於正義，這是

貧僧暗中查看的明明白白，怎的反倒不能應付，竟要同到關帝廟中橫劍自刎，試問你們這種死法，是盡孝是殉情？你們自身想來，不覺得汗顏無地麼？這位一塵菴主說出這種話來，把石金龍，秦梅真羞得全不敢抬頭，一清菴主說到這兒，又看了看兩人臉上的神色，不由點頭嘆息道：不是貧僧趕到，來的還湊巧，險些把你們這兩個可憐虫白白的斷送在沉寃中，石金龍你的傷痕很重，血流的過多了，快快過來，我先給你敷上些藥，眼前不能解脫的事，有貧僧替你們担当，石金龍對於這位一清菴主絲毫不敢違命，立刻把上身的衣服解開，把左臂露出來，一清菴主把石金龍的衣服往肩頭推了推，看了看胳膊上的劍傷很重，一清菴主趕緊從自己香袋中取出藥來，給石金龍敷上傷口，包紮好，一塵菴主向秦梅真道：梅真現在你應該隨着師父行回轉你家中，你應該把你父親的屍身收殮起來，那才是正理！到現在你也不再願意什麼險面難堪，你父親生前所行所爲，貧僧那會不知，佛門中更願意作惡的人能夠迴心向善，懺悔過去向罪惡，我收你爲門徒，決不追究你的出身，正爲的你策賦非凡，雖則父親是個綠林道，你可是出游泥而不染，爲師的很願意造就你這個得天獨厚的女弟子，所以授武功傳劍術，準知道能夠保持我衡山派門戶的尊嚴清白，你的天性很厚，貧僧這些年來，雖然和你久別，其實這鳳陽府是我常到的地方，你父親陷溺已深，無法振拔，和一般惡徒們不能夠斷絕往來，也是他自取滅亡之道，只是你秦氏門中，只有你這麼一個女孩子，我也曾考查你秦氏家中的先代，倒全是安分守己的鄉農，只有你父親從少年時結交一般匪棍，走入歧途，更遇上了一個作惡江湖的武士，傳授他一身功夫，更助長了他作惡的工具，可是作惡只是一人，往上說他的父母先人全是良善的農人，往下說有你這麼個出水白蓮，貞操自守的女兒，也正

爲他減了不少罪過，秦梅貞你應該仔細想想，他倘若沒有石金龍替父報仇這件事，官府裏法網高張，已經在等待牠投進去，到那時身受國法處治，身受典刑。這種巧名，數世不能洗刷。現在他雖然仍舊是身遭橫死，比起受國法處治、孰輕孰重，你也應該自己思量。現在秦氏門中只有你這後代，你雖是女兒，但是也只仗着你延續祖宗的血食了。現在你父親陳屍未殮，他生前所結交的，全是綠林中人物，何況近日常到你家中的人，也因爲犯了案被官家緝捕，現在他身遭橫死，還有誰敢出頭，倘若你在關帝廟橫劍自刎之後，你父親的屍身，至少要待陳屍三日，經過官家檢驗，才能夠收殮他，你豈僅於不能作孝女、更替秦氏門中的罪人，梅貞你想想，你死的可應該麼？秦梅貞聽到師父這般教訓，不由的汗流浹背，忙的低頭向師父面前認罪，這位一塵菴主更向石金龍道：我與你兩位師尊是江湖道義之交，更和薛虛方丈同屬佛門弟子，我很可以拿你當徒弟一般看待，你不要認爲你茹苦含辛不下二十年，報父仇償宗願，就算在佐石氏門中盡了孝！現在你竟因爲和你仇人之女，一點友誼牽纖，就要輕輕的把你個人斷送了一生，你一樣也是石氏門中的罪人，你父親爲秦大彪所害，棄屍在青狼堡後，經過你薛虛師父的指點，以及你一點孝心感化的竟能覓得父的遺骨，寄埋在金佛寺內，可是你石家也就是你一人，接續後代香煙，父親被秦大彪所殺，你母親也是含冤而死，你能夠替父報仇，可是終落個爲德不足，仇雖報了，不能把你父親的骸骨歸正首邱，你反把石氏的香煙從自身來斬斷，世間有你這樣的孝子？因爲我們全是本着俠義的門規，和佛門的戒律，在江湖上修公德，自己的門戶中不願意有不肖之徒，更不願意同道門中也有不良的徒弟，何況你兩人全是得天獨厚，具一份好資質，師門中在你身上期望很殷，如今你竟這麼輕輕的

易的自趨死路，就讓你個人死生不足惜，父母的養育之恩，師門教誨之德，一些叫你留戀的地方沒有甚麼？石金龍，貧僧語言惡直，不怕得罪你，這樣對你掏誠相告，你不要恨着貧僧才是，石金龍聽到一塵菴主這片法語箴言，自己真覺得慚愧萬分，果然險些個作成萬劫不復的錯事，毀了自身，斷了家門的香煙，更敗壞了師門的清白，真是罪在不赦了，石金龍慌忙跪在一塵面前叩頭請罪道：弟子實在該死，一時的糊塗，險些遺憾無窮，菴主這麼教導，弟子茅塞頓開，弟子現在只有叩求菴主慈悲，允許弟子立刻離開鳳陽地面，因為現在弟子眼中所看到情同手足的梅貞師妹，被我把他唯一的老父殺戮了，我寢食難安，只有早早離開這裏，不再見他，倘若我們有緣，將來再會，一塵菴主沉着面色說：石金龍，現在我還不允許你走，因為你還有未了之事，焉能由你逍遙事外，據貧僧判斷，還有人來找你，你焉能早早的走開，石金龍忙答道：菴主難道有給這位秦大人報仇雪恨的朋友麼？弟子到情願意等待他，一塵菴主道：金龍不許你胡說，現在貧僧一心給你們解冤釋怨，焉能叫人再多作殺孽，你只聽貧僧的話，自有你的益處，石金龍雖是不敢違背菴主的命令，遂向菴主問道：菴主既然發大慈悲，要幫助梅貞師妹料理他父親的身後事，弟子在青林觀等候菴主去吧！這時忽然門外有人口念聲：阿彌陀佛，善哉善哉，石金龍，秦梅貞全是一窩，分明外面又是一位出家人，跟着從外面走進一位年老的僧人，進得殿門，往當中一站，雙手合十向迎面的關帝君神像肅然一拜，更向一塵菴主道：一塵師弟你真是以佛菩薩之心爲心，慈悲渡世，從苦海中救出這兩個有根基的後生晚輩，老衲這裏拜謝你的盛情了，石金龍注目一看，立刻搶步向前跪在地上，口中招呼道：師父你老人家遠在福建蒲田少林，今夜怎能趕到關帝廟，師父和一塵菴

主莫非全是神仙中人，師父來的正好，弟子父仇已報，正預備訪尋師父，弟子這些年來，十分想念你老人家，這來的正是少林僧靜虛方丈，他從金佛寺回轉少林寺之後，始終再沒有到江南來，如今竟來到鳳陽地面，石金龍那得不驚異，這位靜虛方丈，左手挽石金龍的右臂，把石金龍架起來說道：「你的事，我已經聽得清清楚楚，庵主對於你真是發了大慈悲，你應該生生世世莫忘此德，石金龍忙答道：「弟子不作負恩人，靜虛方丈拉着石金龍往裏走，秦梅貞雖則沒見過這位老師父，可聽石金龍說過，趕忙也向前叩拜着迎接，靜虛方丈打着問訊答禮，這時秦梅貞行過禮起來，退過一旁，一塵菴主道：「師兄你來的正好，這次非由你作主不可，令徒的事，我那好過分相強，他們這段孽緣，必須給他們了結了，靜虛方丈點頭，這一僧一尼，全站在神案前，石金龍秦梅貞全垂手侍立在左右，靜虛方丈向石金龍道：「你所行所爲，方才庵主一番教訓，老衲聽得清清楚楚，這實在是你的幸運，現在我有事和你商量，你要拿出良心來和師父講話，不要學那世俗的人拘着那種俗禮，反到自悞，我來問你，你和你這秦梅貞師妹可曾有什麼盟誓？現在當着師前更不許說昧心話，石金龍低着頭答道：「弟子身受師恩，絲毫未報，如今師父問弟子的話，焉敢在師父面前說一句假話，弟子和秦梅貞師妹一見如故，更因爲絃起師門中的友誼，曾經到過這兩帝廟我師妹曾在神前盟誓，願和弟子終身相伴，秉師門規戒，行道江湖，也就是以身報師門，別無他語，靜虛方丈道：「那麼你呢？石金龍不由臉一紅，向虛靜方丈道：「弟子以師妹言出至誠，胸懷遠大，所以弟子也願意和他一樣，不過師父得想過弟子，那時只知他是衡山派一塵菴主的門下，實不知他竟是仇人之女，這也是鑄成大錯的地方，如今弟子大仇雖報，只是秦師妹竟落個無法自全，把我看作

殺父的仇人於心不忍，可是放手不問，恐怕沒有人能諒解他不得已的苦衷，弟子也認爲這是宿世冤家，才有這種難以擺脫的情況，叫弟子來遭遇到一身，所以也把這紅塵中看得索然無味，安心橫劍自裁，了結了一身的恩怨，想不到一塵菴主以慈悲之念，竟自起來責以大義，弟子惶愧萬分，如今師父又到來，更叫弟子置身無地了，這位靜虛方丈慈眉微蹙，善目低垂，靜靜的聽着石金龍申述他的滿懷冤憤，此時抬起頭來，向一塵菴主說道：師弟你看這件事應該怎麼斷？一塵菴主却微微一笑道：師兄你這個話問的太叫我難以答覆了，你是少林派得道高僧，難道對於這件事還不能處置了斷，反來問我，他兩人心懷良善，全是坦白乾的好弟子，我們焉能就讓他歸於寂滅麼！冤家宜解不宜結，這正是爲他解冤釋怨之時，你一個作師的來到這裏，不立即主張着把他們眼前事作個了斷，你難道想推個乾淨不管這些閑事麼？靜虛方丈道：師弟你可是冤枉我了，不過現在的事因爲秦梅貞是你嫡傳弟子，現在的事只有請你師徒放手，我和尙別無他求，一塵菴主却冷笑一聲道：你想的到也輕鬆，你既然知道石金龍不是佛門中人，我這徒弟秦梅貞何嘗不是一樣，這塵世間一段姻緣，不叫他立時償還，難道還等來世麼？靜虛方丈趕的合十一拜，向一塵菴主道：菴主若肯這麼慈悲，那真是老衲求之不得的。

## 第五章 佛門普渡禪語解冤愆

一塵菴主遂正色向石金龍，秦梅貞說道：你兩人若是尊師敬業，應該好好聽從師父的話，你們有世緣，才有今生這種離奇的遇合，這種事實非人力所能左右，石金龍你懷着不共戴天之仇，投師學藝，苦



渡了十幾年的歲月，緝訪仇蹤，飽嘗了困頓江湖之苦，到鳳陽地面，偏有秦梅貞和你的一番遇合，你想這不冥冥中安排下叫你走入網羅，秦梅貞的遭逢，也正和你一樣，他怎的把生身之父要命的仇人一見傾心，反引到家中，好在你兩人不要担心，要知老尼我收錄秦梅貞也是一段緣法，他父親出身江湖，我早有所聞，可是佛家和國法何嘗不一樣，作孽的只是他父親一人，他天賦異秉，我玉清菴主的昌大衡山派，正願意得着能夠繼成衣鉢昌大門派的弟子，所以我遇到他不肯撒手，把他收錄到門下，十年傳藝，煞費辛勤，貧僧回轉衡山，我一手教出來的弟子，我何嘗放心得下，雖然我不能時時來監視他，可是監視他的大有人在，這不是我對於門下弟子監視過嚴，實是我衡山玉清菴門規不可犯，貧僧忝掌着衡山派，這是不得不謹慎的，默查他的換行，他實在能夠潔身自愛，就是和你遇合之處，關帝廟神前盟誓，願託終身，一切的行爲，貧僧一一盡知，發乎情止乎禮，這是很難得的，所以貧僧安心要成全你兩人，對石金龍我也曾一再阻止他，想叫他解冤釋怨，但是他心如鐵石，不是貧僧之力所能動搖，不過貧僧要當着你們面前鄭重聲明，我來到鳳陽地面，既然知道了石金龍下手復仇，我一個佛門弟子，應該竭盡我所有的力量來化解這場事才是，可是竟在這時，我衡山派更出了不可解的事，非要我親自趕到絕難了結，所以貧僧看來，這其間實有一種人力難以挽回的因果，在貧僧再趕回來，石金龍已然復仇得手，至於你們玉帶橋動手，貧僧已在監視之中，這件事到現在你們兩下正該各自退一步想，既然尙念及師門的友誼，和你們遇合之後之情，石金龍家破人亡，父母慘死，他來爲父母復仇，論天理論人情，他實是應該這樣作，秦梅貞若是也想再報父仇，試問你們循環報復，鵲時方休，現在你兩家只於你們這兩條後代，不

論誰先歸冥終，在明面上看着，可以算是恩怨一筆勾消，事實上恐怕不盡然！試問石金龍倘真遭到毒手，就是靜虛方丈不肯過問，試問瀟湘劍客公孫毅可肯干休？將來引起的是非恐怕比現在還要厲害，若是秦梅貞也死在石金龍之手，貧僧管不管的尚在其次，試問父女全喪命在他一人之手，秦大彪出身江湖，所認識的不是眼前這幾人，他自身死是有前因果，可是秦梅貞若也隨着仙爹爹身遭慘死之下，定要激起江湖道的不平來，那時恐怕將要引起一場極大的風波，收拾着就不容易了，現在爲你兩家解冤釋怨，貧僧願意強作主張，秦梅貞你要遵從師父的話，和你締結這段患難姻緣，你秦氏門中至此宗祧斬斷，嗣續已無，石金龍是算招贅你秦氏門中，將來也可以爲你秦家接續香煙，你兩個志同道合，現在把你們一身所學，完全報吾師門中教誨之恩，仗一雙利劍，一俠江湖，多積善功，不止於你兩家解冤釋怨，更可以爲江湖中造福無窮，你們能夠聽信貧僧的良言相勸，那是你們自身之福，不然的話，貧僧只好撒手不管，秦梅貞，石金龍雙雙下跪，秦梅貞先哭着說道，師父！你佛門中有修爲的人，難道叫弟子這樣去作，就認爲對麼？我父親屍骨未寒，任憑我和石金龍如何的恩義重，也沒有父女之親，我焉能和殺父的仇人結爲終身伴侶，師父這樣辦法，弟子至死不能遵命，石金龍也向一塵菴主叩頭道：菴主請你發大慈悲，不要叫我作這種逆天理背人情的事，我已經親手殺了仙生身老父，豈能再和他鳳友鸞儔，菴主這件事無論如何弟子不能遵命，這時靜虛方丈却正色向石金龍說道：金龍你不要這麼固執，兩門師尊替你們作主，這不是你們自身不顧人羣的指責，同道的非議，現在你們眼前這種遇合，只能以佛家超脫之心來揆拔你們出苦海愛河，你不要認爲復仇之後，把你的心願盡了撒手一走，就算是應該門你

既造了前因，就得收後果，老衲和一塵菴主四十餘年道義之交，焉能夠看着兩派的門下弟子置身苦海中，不去救護麼？石金龍，眼前的事不是你所能主張，一切事有爲師給你作主，不許你再這麼固執的推辭，那你就不是爲師的弟子了，石金龍忙說道：師父暫時可以允許弟子先行回到青狼堡後金佛寺中，把亡父的屍骨送回故鄉老竹坡，把他老人家的遺骸入葬，那時弟子把一身交與師父，任憑師父主張辦理，靜虛方才微微一笑道：石金龍只怕你是違心之語，你是另有打算吧？你把你父親屍骨埋葬之後，你定然要海走天涯，老衲那裏去找你？你爲的人言可畏，但是你決不念到師父教誨之恩麼？石金龍被靜虛方丈問得張口結舌，囁嚅着答道：師父，弟子不是那種心意，這件就是有心承認這麼作，公孫老師父也教誨弟子一場，弟子也得稟明他老人家才是，靜虛方丈哼了一聲道：不是你提起我到把一件大事忘了，瀟湘劍客那裏你正應該。這件事裏他，因爲老衲對於你武功教授可以說是落個半途而廢，沒有公孫毅他最後的成全，你焉能有今日，現在不止於你應該去稟明了，現在還是你報師恩之時，靜虛方丈說到這，更抬起頭來向一塵菴主道：師弟，現在公孫毅有一步大難臨頭，我你應該念道義之交，助他消滅魔障，現在金龍和梅貞這段姻緣，何不取決於他，以定成否，並且石金龍承他傳授「一字慧劍」，在孤山數載收留，現在公孫毅行俠作義一生，很爲人開造福，如今有幾個强有力的仇家，欲把他消滅了，和他定「莽蒼山作最後的併門」，敵人們要用極毒辣的手段對她一人，瀟湘劍客那種性情，師弟素所深知，不到水盡山窮的時候，決不肯求助於人，我們論起武林道義之交，豈能袖手旁觀？所以我想着我們一同趕奔茫蒼山幫助他

了結這幾個江湖惡魔，瀟湘劍客也曾發下誓願，只要茫茫之會，能夠倖保殘生，他也要棄紅塵入空門爲羽士，師弟你想這也是一件大功德事，我們何樂不爲？一塵菴主一聽靜虛方丈這番話，忙答道：既然有這種事，我們焉能夠袖手不管？說到這，更一秦梅貞說道：梅貞你快快起來，你眼前這種難以解決的事，有三派師尊給你主持，決不會把你見不得人，要知道衡山玉清菴一塵老尼決不會以我嫡傳弟子一生毀譽，輕輕的處置，我不叫你得到正當的歸宿，也不枉你我師徒一場，石金龍此時聽靜虛老師父說起瀟湘劍客大難臨頭，遂驚惶失色的站起來，向靜虛老方丈說道：師父，我公孫老師身大難，師父若肯帶弟子去，粉身碎骨萬死不辭，只要師父和菴主肯拔刀相助，救公孫老師得脫大難，弟子一切事再不叫師父着急，敬謹遵命，靜虛方丈和一塵菴主見石金龍聽到瀟湘劍客有難，立刻把自身生死置於不顧，這一僧一尼更起了十分敬愛之心。對於這個徒弟越發重視了，靜虛老方丈和一塵菴主商量好，老方丈帶著石金龍仍然回轉青林觀，叫一塵菴主帶秦梅貞去料理秦大彪的身後事，不過事情不許耽擱，要盡一日之力，辦完了之後，趕緊到青林觀集合，一同趕奔茫茫山，秦梅貞雖是女流，也天生來俠女義胆，聽到了瀟湘劍客這件事也願意隨着師父前去相助，遂隨同着一塵菴主回轉家中，料理父親的身後事，靜虛老方丈帶着石金龍暫時投到青林觀，等候菴主前來，一同起身趕奔茫茫山，靜虛老方丈到了青林觀之後，看到石金龍就寄寓觀中，除了隨身幾件衣物之外，情形十分落魄，靜虛老方丈不禁暗自點頭，對於石金龍的操行，已經是很信任他，雖則他一身本領，遊俠江湖，能夠不取不義之財，守着師門規戒，這種行爲，很是難得，何況秦大彪富有家財，他跟秦梅貞相處的日子雖然不深，義若手足，情同兄妹，可是他依然能夠

忍受布衣蔬食，絕不爲財色所動，自己總算沒看差，收了這麼個徒弟，總算是門戶之光，師徒二人，在一處，靜虛老方丈這才細問石金龍，入江湖訪仇之經過，石金龍把自己困頓江湖一切情形，以至跟秦梅貞相遇之後，入秦宅暗偵秦大彪一切情形，直至復仇爲止，全坦白的告訴了師傅，老方丈慨然說道：金龍，你很好，不枉老衲收你一番，我和瀟湘劍客十餘年辛動，總算是把你巴結出來，你能夠志堅意定，不屈不撓，本着俠義道的門規，在江湖上行道，除強抑惡，濟困扶危，也算是師父在佛門中多積了一份善功，至於秦梅貞和你這段姻緣，有一塵菴主這麼主持，你完全可以敬謹遵從，一塵菴主在我佛門中是有修爲的高僧，他對於前因後果，看得分明，爲你們解冤釋怨，他是無大慈恻，你要辜負了菴主這份善意，秦梅貞出污泥而不染，他能夠不被他父親領入歧途，這正見是一塵菴主教誨之力，你能夠和他結爲終身伴侶，這正是你一生之福，你何必再固執呢？石金龍向靜虛方丈道：師父和一塵菴主全這麼慈悲弟子，弟子絕不敢固執，弟子實在恐怕教他不知事實經過的人，把弟子看成了殺人之父，謀人之女，弟子縱不爲自身計，也顧慮到兩派師門的盛譽，弟子那敢自然去作，何況秦梅貞師妹，也非平庸閨門弱女之流，他既有一身本領，天性貞烈，雖則秦大彪多行不義，可是他自身頗盡孝道，他也怕落到了不孝之名，所以這件事弟子總認爲應該慎重爲是，我公孫老師究竟爲了什麼事，他的對頭人究竟是何如人物，以公孫老師那一身本領，怎麼還不能應付，師父可能告訴弟子一切麼？靜虛老方丈說道：公孫毅天性嫉惡如仇，他行道江湖以來，綠林中成名的人物，不知毀在他手中多少了，可是他仗劍走江湖，所對付的全是那種積惡如山，爲害江湖的惡魔，這般人遇到他手內，絕逃不開他的劍下，尤其在十年前，他在川滇雲貴一帶

，很得罪了幾個綠林中扎手的人物，所以他那時在江湖行道，行蹤極其祕密，隱現無常，如神龍見首不見尾，在雲貴一帶，有幾個極厲害的綠林，已受到他的懲戒，尙遠不知道是瀟湘劍客所爲，他隱居孤山時，也正是他從雲貴一帶倦遊歸來，你才能入到他門下，不過他那時已經知道有兩個扎手的綠林，要和他一拚生死，其實瀟湘劍客隱居在孤山時，他正爲着是要精究一字慧劍，更暗中鍛鍊了武林中兩種極難練的工夫，爲得是抵禦仇家，你在他的身旁，難道一些不知道麼？石金龍點頭答道：弟子也略知一二，弟子想起來了，弟子那時被公孫老師打發入江湖，尋訪仇人，弟子那時，曾向公孫老師講求，劍術自知火候不到，願意隨着他老人家再鍛鍊二年，可是公孫老師那時不能等待，分明在那時有極難應付的事，要親自去辦理，臨行時還是容如師兄口中得到此信息，知道公孫老師那時就是去對付幾個扎手的仇敵，弟子別師之後，始終得不到他老人家的信息，想不到數年的工夫，他老人家依然沒把這些事了完結，這種結怨江湖，真是令人可懼，靜虛老方丈點點頭說道：你說的是一些不差，你和他離別時，正是從邊荒一帶下來幾個綠林中能手，在孤山查出他的蹤跡，公孫老師因爲敵蹤已現，不肯再隱忍下去，從那時遠赴滇邊去，反倒找上門去，和這仇家清算他兩家的恩怨，瀟湘劍客那時雖則佔了上風，可是那一般綠林道，地們竟結合起來，前仆後繼，不肯罷休，二三年的工夫，瀟湘劍客雖則也經過了好幾次驚風駭浪，可是他終能夠憑掌中劍退羣魔，絕沒有求助於同道，可是這次的事情，就和以往不同了，這次的仇家，是滇邊綠林的盟主，此人名叫萬山王鄧傑，這惡魔他在川滇一帶，拔扈四十餘年，此人不止於武功本領過人，手段也極其毒辣，狡詐多謀，他把苗江一帶各部落的苗民，擺治的伏伏貼貼，全俯首聽命，他

在內地裏不能立足時，立刻回到苗疆，沒有人再敢動他，不知怎的瀟湘劍客竟和他作了不兩立的對頭，瀟湘劍客也曾立志要爲邊荒一帶除此惡魔，也曾三次入苗疆，只是不能得手，反倒險些斷送在野人毒藥刀斧之下，這次那高山王鄧傑，高自結合了邊荒一帶許多綠林巨盜，和瀟湘劍客約定在茫蒼山一會，分個生死存亡，瀟湘劍客那種剛烈的性情，依然不肯叫朋友相助，可是這次只要一入茫蒼山，恐怕難逃毒手，爲師父的已經決意不再下山，可是有我本寺中航海弱山的師弟，從邊荒一帶回來，竟得着信息，萬山王鄧傑，此次安心下毒手，他所預備的人全是極扎手的綠林道，他雖然預備和瀟湘劍客一決雌雄，可是那最後不得已時，才會那麼辦，他在茫蒼山已經佈置下極厲害的手段，要暗算瀟湘劍客我與公孫毅二十餘年道義之交，豈忍坐視不救，這次我來鳳陽境內，實不是爲的你的，我是要到衡山，去訪一塵菴主。他與瀟湘劍客也是方外之交，我也爲是請他相助，一同到茫蒼山爲公孫毅料理這件事，想不到菴主已經到鳳陽府來我這才跟蹤起了來，還真恰巧竟能在此相遇，你我師徒又能會在一處，這也是很難得的遇合了，石金龍聽師父詳述公孫老帥的一切事，石金龍越放心不下，自己恨不得肋生雙翅，飛到莽蒼，不要叫師父遭到意外才好，遂向靜虛老方丈道，公孫老帥，以行俠作義，濟困扶危，均捨己救人之心，三四十年間爲江湖除去了許多惡魔，不料正因爲俠心義胆不畏強梁，才造成了未來這場大禍，師傅能這麼仗義相助，定能除去惡魔，弟子蒙公孫老前輩勸教誨，深恩未報，但盼能夠早早的趕奔茫蒼山，弟子也可稍報師恩，就是弟子落個粉身碎骨，死而無怨，靜虛老方丈點點頭道：金龍你居心如此，這才是見出你天性的良善，你能夠不負師恩，蒼天護你，一切事定能叫你如願，這師徒談了一番過去的一切

，遂在青林觀內住了一夜，且說那一塵菴主帶着徒弟秦梅貞回轉秦宅，這時這秦宅已經是現出家敗人亡之象，淒涼淒涼清清，那家人們守着秦大彪的屍身，也不敢妄動，小姐秦梅貞又不知去向，等到一塵菴主這一回來，秦梅貞看到爹爹的屍身，又痛哭一場，菴主督飭着秦梅貞招呼家人。把秦大彪的屍身停放起來，天亮之後，打發家人到城市中買來棺木，盛殮起來，秦梅貞是一身素服，他是盡哀盡禮，不過一塵菴主催促着他要早早的把秦大彪葬埋，好實踐前言，和少林僧靜虛方丈趕奔范蒼山，爲瀟湘劍客解決他眼前一步大難，秦梅貞在痛心之下，也不敢違背師父之命，遂草草把秦大彪葬埋，把所有一切的衣物和宅中動用的傢俱，完全封鎖起來，把宅中其餘的人全辭退了，只留下一名可靠的老人家看守家宅，秦梅貞只把幾件珍貴的金珠細軟帶在身邊，打點了一個包裹，在痛心之下，離開了這片住宅，隨侍在自己身邊的丫環小蘭，他本是無家無業的人，自己此番隨着師父到范蒼山不能帶她，並且也不打算回來，遂把小蘭拜在老人家身旁爲義女，叫他好好照顧着，自己倘若回來，主僕自然團聚，若是三年五載不見回來，叫老人家把小蘭擇配人家，並且留下一股資財，贈與小蘭，一塵菴主看着秦梅貞這一切分配安置，知道他的苦心，自己也不便說破，認定了這個女孩子將來尚有無限的前程，要盡自己的力量，在范蒼山事完之後，成全了他，秦梅貞把一切料理完了之後，自己沒有什麼懸念的事了，遂又向父親墓前拜別，這才一同趕奔青林觀。一塵菴主跟秦梅貞絲毫未曾耽擱，靜虛方丈這裏和石金龍已經等的不耐煩，他們這一耽擱，就是兩天三夜的工夫，在晨光曦微中踏上征途，這一僧一尼一對少年男女，僕僕風塵中，頗招得旅客們注意，因爲靜虛方丈已得着信息，就是瀟湘劍客身逝的那個柳如煙小書童，前文已經交代過，



這柳如煙限於天賦，無法深造，所以瀟湘劍客雖則十分愛他，但是限於門規，不能收他作正式弟子，算是瀟湘劍客公孫毅的寄名徒弟，這柳如煙雖則不像石金龍那麼遭遇奇慘，但是他也是很可憐的孩子，零叮孤苦無依無靠，更兼在幼小時遭到了喪亂，他流落在江湖上，受盡了飢寒之苦，他的天賦本弱，再加這麼摧殘，瀟湘劍客收他時，任何人看着也奇怪，這麼一個孱弱孩子收留下，那算看準了瀟湘劍客得養生送死，可是這位劍客獨具慧眼，他是發了測隱之心，認爲這個孩子只要好好成全他，雖不能稱雄武林，也不致於把天賦極聰明的材料糟蹋了，瀟湘劍客公孫毅把柳如煙收下之後，公孫毅本是一個多才多藝的俠義道，他給柳如煙仔細治療，把他身上宿疾盡除，可是公孫毅一生作事光明磊落，不願意這孩子一個不可得的希望，所以明白的告訴他，自己不能把他收在門下，只能作個小童，可是也要傳授他些防身禦侮，延年益壽的功夫，柳如煙自己已經是窮途末路的人，對於瀟湘劍客公孫毅肯收留他，已經認爲恩深義厚，並且還可以領授一些武功，就是叫自己給他當一輩子奴僕，在人情天理上也算應該，所以他在瀟湘劍客公孫毅之下，極得瀟湘劍客的重視和疼愛，從那次瀟湘劍客離開孤山時，把石金龍打發走了，叫仙仗劍尋仇，那柳如煙却也不肯帶在身旁，只叫他到金陵地面找尋自己一個道義之交的玄門道長，投奔他那裏，暫時求他收留，自己是另有事要到邊荒一帶去，實不能攜帶他，柳如煙只好聽從師父的命令，趕奔金陵，但是這孩子也是天性至厚，雖然是師命難違，可是那敢不聽他的話，師徒從孤山分手，一恍就是年餘，在金陵所投奔的這位道長，他並不是在這裏主持着廟宇，他也是暫寄遊蹤，此人說起來，也是玄門中具有好身手的一位玄門劍客，這位老道長姓蒲名清平，別號孤鴻子，外人已經不知道他有多

大年歲了，他在滇邊一帶另有他主持的道院，來到金陵地面也正爲的是暗中查看兩江一帶大吏的情形，因爲福建蒲田少林寺已經重顯靈光，恢復了廟貌，函一大師已經作了嵩山少林寺的首座，他們全能受享大靈，算計起來，會夠有百餘歲的年紀，瀟湘劍客把柳如煙打到他身旁，另有用意，這孤鴻子蒲清平，他認爲瀟湘劍客公孫毅此番隻身仗劍奔了東南，他正爲的是和他一般多年不解之仇的綠林道們，清算他兩家的恩怨，不過瀟湘劍客公孫毅的事，孤鴻子蒲清平知道的清清楚楚，認爲他此番去對付仇家十分危險，正是他個人死生存亡的關頭，這種事決不是他一人所能勝任，孤鴻子蒲清平遂把雞鳴山這座青松觀道觀交給柳如煙和一個年歲很大的火工道照着，這位玄門俠隨仗劍下山，順着長江上游搜尋下去，他這一走，也是音信毫無，柳如煙在青松觀等了一年多，這一恍已經距離離開孤山二年左右，柳如煙遂順着長江往東南訪查下來，可是所得的信息全是似是而非，沒有真實的下落，柳如煙立志非訪尋師父不可，他因爲自己很年輕的，現在流落江湖上，極容易走入歧途，自己遂主張束髮爲道，也按着出家的道士打扮，因爲瀟湘劍客的門規很嚴，自己怎樣因頓江湖，也不敢作一件錯事，貽羞門戶，這一改變了道家的裝束，一路上已經方便許多，凡是清修的道觀，全可以作他寄身之所，尤其是叫自己出乎意料之外的，就是越往長江上游走，這位蒲道長的俠名益著，他無論走到那裏，只要知道他是玄門劍客蒲清平的門下，全是盡情款待，柳如煙遂這麼輾轉到了滇旁，可是師父的下落越發渺然，竟有人告訴他，已經來晚了，數月前這位武林俠義道，從滇邊已然重訪內地，至於他的圖謀去向，決沒人說的清楚了，柳如煙一本是假托着雞鳴山青松觀觀主的門徒，先前沒有仔細來盤問他，他一入雲南的邊境，走着已經

不那樣容易了，尤其是在滇邊竟自有人把柳如煙截住，細問他出身宗派，柳如煙他却毫不隱諱的從實答對，不過他現在雖是換了道家裝束，道家傳徒也是另有衣鉢，他雖然跟着老觀主多時，可是他對於玄門中所傳的衣鉢，他那裏會有，這一盤問假了，險些把他性命送掉，柳如煙先前毫無提防，並且所盤問他的人也是兩個中年的水漢，他們也不是道家，趕到動手一捉拿他，柳如煙那肯好好的落在他們手內，拚命拒敵之下，可是依然沒逃出他們手去，被獲遭擒，把柳如煙帶到了深山裏西一片大山莊中，這一帶形勢極為險惡，不是道熟的決走不進來，把柳如煙帶進了這座山莊之後，把柳如煙暴打一頓，偵問他冒名爲孤鴻子的門下是何居心？是否爲嵩山王的手下羽黨，來偵查瀟湘劍客公孫毅的動靜，柳如煙現在已然明瞭他們全是仇人，那裏肯說真情實話，趕到把他帶入後山，這裏面有現身出來的壯丁們，和武勇之士，不像是綠林盜賊，柳如煙更從他們口中聽他們說出洪五範的名字，柳如煙大驚失色，自己耳中早有這麼位老俠客，他隱跡邊荒一帶，已經多年，專和清廷爲仇，此人在邊荒一帶頗具勢力，他手下能人衆多，主持着邊荒一帶的俠義道盟主，專給一般行俠作義的朋友們作接應，現在他們口中竟說出此人的名字來，難道這裏果然就是他麼？那真是我柳如煙命不該絕，無意中有了救星，擒獲他的人，監視着柳如煙向後山走去，從一道萬丈崖獨木橋上過去，在奇峯怪石後面現出一片山莊，這是天然的勝境了，自己低頭不語，隨着這般邊塞健兒到了最後面，這片山莊內，趕到真把他押解進去，一見山中這位主人，柳如煙竟自脫口招呼道，老人家可是滇邊大俠洪老前輩麼！再傳弟子柳如煙，給老輩叩頭，我實在是冒名頂替，充作了玄門道長的門下，其實孤鴻子那裏是我的師父，不過師門道義之交，此番亡命邊荒，正是訪查我

師父的下落，瀟湘劍客公孫毅差不多二年前就已趕奔滇邊，找尋他舊日的仇家，解決他兩家一場恩怨，我柳如煙還不是公孫毅老師正式的門徒，我不過是寄名弟子而已，！他老人家 and 這位孤鴻子老道長不是浮泛的交情，瀟湘劍客此番到邊荒來，他正爲的把他們兩下一切恩怨全了結了，弟子這次是從金陵雞鳴山青松觀趕了來，因爲一路上不便，更不敢違背師訓，在江湖道中不准妄取一草一木，我追隨孤鴻子老前輩之時，卽已安定了主意，無論此番到邊荒來結果如何，我定然要求師父和孤鴻子的慈悲，許我入玄門爲道士，不想來在滇邊竟自被老莊主的門下截留，此番弟子來到滇邊，生死存亡決不介意，不過一心要皈依玄門出家爲道士，以便了結我這飄泊無歸浪跡江湖的心願，所以不揣冒昧，竟向老前輩面請，老前輩肯俯從弟子的這點要求麼？這位滇邊大俠洪五範聽到這個少年侃侃而談，面無懼色，遂喝令手下人把柳如煙的綁繩去掉，向柳如煙說道：柳少俠老朽一定信你，全是真情實話，可是你晚來了一個月的光景，竟把機會放過，現在瀟湘劍客公孫毅已經從這裏重返江南，我洪五範沒法攔住他，你身爲他門下弟子，無論你是否嫡傳，應該放手去作，爲師門盡力，這次正是瀟湘劍客公孫毅生死關頭，這次他一個應付不力，就要毀在他對頭人的手內，你數千里來到滇邊，足見你不忘師恩，你趕快從這裏起身趕奔江南，瀟湘劍客公孫毅這次也打算好，能夠把強亂消滅，自己也決意卦劍閉門，洗手江湖，倘若敵人預備的太利害，應付不下來時，也就是他結束一生最後之日到了，柳如煙在滇邊朝見了洪五範大俠之後，得到禱的指示，知道師傅已到了大難將臨之時，也是師徒生離死別之時，當時柳如煙叩求洪大俠相助，幫助把瀟湘劍客的對頭除了，那位洪大俠既沒推托也沒應允，把柳如煙打發下山，柳如煙仍然是沿途到處打

聽師父的下落，在湖南地面得到些信息，曾有人見到他，說是瀟湘劍客仍然回轉錢塘，柳如煙跟蹤趕到西子湖邊，找到他們孤山那處茅屋，可是依然沒有着師父的面，可是在那草房裏面，發覺他師父確已回到茅屋中，在屋中極嚴密的地方，取了一件東西走，隨行時牆上提了一首詩，詩中的意思已經明露出和這座茅屋從此永別，柳如煙奔波數千里，這孩子絕不灰心，仍然訪尋瀟湘劍客的下落，在雷峯塔下巧遇瀟湘劍客一位棋友，告訴了柳如煙，瀟湘劍客已經趕奔蒼苔山，和不兩立的對頭一決存亡。柳如煙這一得到確實的信息，雖然知道以他自己這點本領趕到蒼苔山去也不準能見到師父的面，也許先落在敵人的手內，可是柳如煙絕不怕死惜命，自己破出死在一般惡魔之手，也要和師父見到最後的一面，老衲和他相遇，他過去的一切情形，他更跪地叩求他師父除掉這一般惡魔，我因為瀟湘劍客那仙麼精明幹練，智勇兼備，此番對付這種強敵，既或他自身不能應付，洪一俠也不會坐視不救，老衲與他以道義之交，就是明知道他是以應付強敵，也應該到蒼苔山探望一下，不過他和那禹山王曾有約定，蒼苔山相會，定有日期，以七月十五日爲最後之一日，我因為距離香中元節尚有月餘，瀟湘劍客已知道敵人在蒼苔山早早預備，他定不肯事前到那裏了，我又給瀟湘劍客約了一位武林舊友，叫如煙拿着老衲的書信，先到鎮江金山寺走一遭，金山寺把信下到了，叫他再趕奔蒼苔山不遲，老衲在這時遂趕奔衡山玉清菴，才有那次鳳陽府之會，這就是我得到信息的心情，石金龍聽到師父敘說了一切，嘆息着說道，弟子在瀟湘劍客門下時，和如煙師兄情同手足，只爲弟子尋訪仇家，和師父以及如煙師兄拚別之後，轉瞬六七年的工夫，這次只要到茫蒼見着我如煙師兄，我要和他一同出家爲僧，一世不再相離了，靜虛方丈微微一笑道

，一切事全由造物安排，有時候實非人力所能爲，你不必動這種痴念，你們全不是我佛門中人，江湖道上有許多怨恨難分的事正等待你們去作呢，石金龍，不敢再多言，隨着師父一路走，那秦梅貞隨在一塵菴主身旁，這次和石金龍見了面，一語不發，兩人是各有心事，但是這一僧，一尼，一男一女，路上行來令人看來格別的札眼，一入了湖南境，靜虛老方丈向一塵菴主道。「我們還是分路走吧，這麼一同走，路途上，俗人看看札眼，我們自身也覺不便，我們到了茫蒼之後，再結一致聚合，」一塵菴主也覺合行不便，遂跟靜虛方丈分了手，靜虛老方丈帶着石金龍一路行來，更用不着投宿旅店，尋那大叢林掛搭，靜虛老方丈這種正大門戶的高僧，到處受人敬仰，這天已經到了七月十三日，趕到茫蒼山下，靜虛老方丈向石金龍道：「我們此番入山，形跡可要隱秘一些了，那萬山王鄭傑他早早趕，茫蒼山定有佈置，我們先要搜尋到他臨時的巢穴，更要找尋瀟湘劍客寄身之處，一入茫蒼山，石金龍就覺得十分失望，這座山巔嶺重疊，高峯插雲，一處處山頭起伏，茫蒼山不下三百里，這裏要敵尋一個人，如同大海撈針，石金龍遂同靜虛方丈道：「師父這麼大地方，又往那裏去找他，靜虛方丈道：石金龍你倒不必爲難，雖然這裏地勢很大，但是他們潛伏的所在，不會不露一點形跡，何況那般惡魔們早已入山，願牽一般惡魔們在這一帶佈置，我們把蹤跡隱匿着只要稍接近他設伏之地，自有人阻擋我們，靜虛帶着石金龍是從東山口進來的，這座茫蒼山是個有名的風景絕佳之地，一入山口起，奇峯突起峻嶺重疊，到處全是參天蔽日的千百年古樹，在這深夜間月光下望去，越發顯得山形巍壯，入山口後走進三四里來，毫無動靜，嶺峯下還不斷的發現人家，住在這一帶的全是建築極堅固的房屋，不是圍起石牆，就是用木柵來防備野獸的侵襲，在

入山前靜虛老方丈也曾向這一帶所住的人探過路徑，據他們所說，從東山口這裏起，遊山還是最方便，入山口五六里，就是著名的煙霞嶺，順着山道再往東南，走出沒有二三里就是五雲峯，那裏有赤霞宮，天仙菴廟宇，這種廟全可以供遊山的人投宿，再往裏走過排雲嶺，品仙谷，紅花塢，這些名勝的所在，全有些山居的人家預備着空閒的房屋，遊山的人可以借宿，他們也爲的是沾些利潤，這些地方雖則經常地人告訴了靜虛方丈，靜虛方丈知道萬山王絕不在這些地方，他定要找那人跡不到之處去佈置一切，按着山中的形勢來判斷這經過的地方，走進十餘里的山道，靜虛老方丈慢慢的把腳底下放開，順着山道上直往裏。緊走下來，好在這一帶是遊山人常常來往之地，沒有什麼危險的地方，在深夜間再也不會有人來往，這師徒二人把身形展開，各憑着輕身縱越之術，往留仙谷一帶越發的走得快了，這位老方丈別看若大的年歲，趕到把腳底下工夫一施展開，石金龍真是望塵莫及，不過自己在師父面前不肯示弱，也把全副精神提起，輕登巧縱，休看有仙老人家在前面給自己開路，可以免去許多危險，往前又走出一大段山道來，前面高峯阻路，這一帶的形勢，尤其是格外顯着雄壯，眼中忽然望到在那高峯下現出一座廟宇，這座廟建築在高峯下面，廟宇非常大，由南往北一段長牆，漸漸的往上高起，在前面就有二十多丈長，後面已經被樹林掩蔽住，尚不知有多大的地方，靜虛老方丈忽然把腳步停住，略一遲疑之間，猛然低聲向石金龍吩咐了個退字，靜虛老方丈身形往旁一縱，貼近了道旁一排老松下，石金龍也用足踵用力一蹣山道，身形騰起，倒躍過來，貼近了左邊一株柏樹旁，但是自己眼中任什麼沒看到，就不知道師父聽見什麼發現，靜虛老方丈，這時全神貫注前面那座廟宇的西北一帶亂峯頭，石金龍看到師父所注意的地方，自

已也查看時不禁鬚然驚變，那西北一帶，亂峯頭上竟有一條黑影倏起倏落，因為相隔遠雖則辨不出形狀來，可是約摸準是一個夜行人，此人的功夫，實非平庸之輩身形一起一落，就是三四丈遠，竟自直撲奔個邊那座廟牆，眨眼間，竟自到了那西邊的廟牆上，在牆頭上略一停頓，石金龍倒是看出來，這人是一個道家的插束，頭上挽着髮髻，穿着長道袍，背裝長劍，跟着已經翻入廟場內，靜虛老方丈，向石金龍低聲招呼隨我來，這位老方丈竟自往下一矮身，縱躍如飛，直撲奔了這座廟門前，石金龍緊隨着師父的後蹤，跟蹤趕到，靜虛老方丈竟向廟門頭一查看，門頭上有一塊藍地金字匾，上面有勅建赤霞宮五字，靜虛老方丈從廟門前一縱身，撲奔廟牆西南角，轉過來西牆下樹蔭中，縱躍如飛，沿着這山峯下的斜坡道路，直撲廟的後牆，石金龍隨在身後，師徒二人走過這赤霞宮的西牆一多半來，後面的樹木越多，而古老的蒼鬆翠柏，幾乎把牆頭全掩蔽上，這一帶陰森黑暗異常，這座廟是隨着山勢建起，一層層的殿宇隨着山勢漸高，直到最後一層，已經貼到了山峯上，靜虛方丈轉過後牆，略一打量形勢，兩丈多高的廟牆，靜虛老方丈就身騰縱起飛落到牆頭上面，從裏略一張望一下，向石金龍一點手，石金龍也騰身而上，往裏看時，好大的廟場。從這後面往前看，可以看到了三層院落，最後這一層房屋反倒略小，靜虛老方丈也不用投石問路之法，毫不遲疑，飄身而下，往後面一排較矮的屋頂上落下來，石金龍因為在金陵雞鳴寺住過此時，並且在江南也見過許多大廟場，這種大寺院，全是差不多的建築，這後面一排排的矮房，就是廟中道士們歇夜之所，把這院院落過來，前邊一併排是三道院子，正當中的正房，非常的高大，院子也大，院中更有兩排龍瓜槐，這十幾丈的院落，幾乎樹蔭蔽滿，這道院內黑沉沉沒有燈火，靜



虛方丈往東一指，一經騰身而起，撲奔泉邊這道跨院，這道跨院比當中那段略小，三間高大的東房，作爲主房，靠北邊却有一段花牆，有一座月洞門，門在關閉着，這種房屋建築的古老，大約總是百年以上的建築，這三間東房紙窗上全現着燈光，可是靜悄悄沒有聲息，院中花木很多，佈置的十分幽雅，靜虛老方丈飄足落在院中，蹣跚輕步，奔窗前，石金龍不敢過分貼近了師父身旁，自己反要給師父巡回瞭望，靜虛老方丈才貼近了窗下，也沒往裏偷窺，只側耳一聽，立刻口念聲阿彌陀佛，遂說道，老衲真是到處都有福緣，三生有幸，正在盲人瞎馬的時候，竟找到了黑夜的明燈，仙長們，還不趕緊指示我迷途麼，石金龍聽着真是心驚，難道師父對於這道觀中人竟自認識嗎，欲知道觀中何樣人物，公孫劍客率衆夜闖茫蒼大戰苗人，力鬥萬山王鄧傑，石金龍秦梅貞孽緣結合，三師爲證，種種精彩情節全在（萬山王）中。

一 字 劍

出 版 者 .. 元 益 書 局  
經 售 者 .. 元 昌 印 書 館

(版 權 所 有 不 翻 印 必 究)

民 國 三 十 八 年 五 月 出

上 海 山 東 路 中 保 坊 二 〇

電 話 九 三 六 八 〇